

G U C H E N G • M I M I C R Y

顾城 · 模仿诗集

左 · 原诗 右 · 模仿诗

本册收录 150 首 · 每首左侧为诗人原诗，右侧为 AI 模仿生成
数据来源: ChineseHardJudgePoem · hard_gen 系列生成数据集

编者说明

本诗集从 hard_gen_GuCheng 数据集中精选 150 首顾城诗歌的 AI 模仿作品，按与原诗的相似度分层取样，兼顾不同风格的样本。

每首诗歌左侧为顾城的原诗，右侧为模型生成的模仿诗，并列呈现以供对照赏析。相似度（sim_pool）用于量化模仿与原作的接近程度。

声明：模仿诗由语言模型自动生成，仅供研究与欣赏之用。

原 诗

我在一个北方的寂寞的上午
一个北方的上午
思念着一个人。

我是一些诗歌草稿
你是一首诗。

我想抱着满山火红的杜鹃花
走入静静的跳伞塔

我清楚地意识到
前面就是一条大河
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

美丽总是使我沉醉

已经有人
开始照耀我
在那偏僻拥挤的小月台上
你像星星照耀我的路程

在这座山上
为什么我只看见这么一棵
美丽的杜鹃？

我只看见过这么一棵
果然火红而美丽

模 仿 诗

我们总在风中飞舞
像一群群彩色的鸟
总在风中飞舞
像一群群彩色的鸟
城市的天空下
有一排高大的建筑
灰色的墙，圆滑的栏杆
中间是一条小路
像一条被丢弃的狗的尾巴
我们总在飞舞
从没有降落时刻
我们总在飞舞
从没有降落时刻
白色的、淡蓝色的
花蕊都在这里
蜜蜂们已经走了
它们累了，Engines tired
浅颜色的痛苦正在飘散
紫色的夏天已经临近
我们需要休息
走吧，到休息的地方去
需要打一个盹
闭上眼睛，睁开永远
那红宝石的眼睫
永远漂亮的晴空
会照耀温暖的倒垂蚕丝
我们会变成蜂窝
变成柔软的花的家

我在这个夜晚

我住在山腰

房子里

我的面前充满了泉水

或溪涧之水的声音

静静的跳伞塔

心醉的屋子 你打开门

让我永远在这幸福的门中

北方 那片起伏的山峰

远远的

只有九棵树

一阵阵清香的阵雨

将会把我们覆盖

雨停了，没有翅膀

原 诗

也许，我是盲人
我只能用声音触摸你们
我只能把诗像手掌一样张开
伸向你们
我大西洋彼岸的兄弟
红色的、淡色的、蓝色的、黑色的
我大西洋彼岸开始流泪的花朵
那声音穿越了无限空虚

模仿诗

也许，我是盲人
我只能用声音触摸你们
我把手贴在墙上来判断方向
我知道你们在磁石一样
强大的爱中生活
在重压下呼吸，在重压下微笑
你们的微笑像百合花瓣
紧紧卷缩在一起
我被自己的猜测所温暖
因为那个声音说
你们永远在天真地
相信世界是圆的
信到天光破灭
我相信了
这句陈旧的祈祷
我相信了
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会跌倒
会跌倒么？
那些光亮的铁链
那些光亮的柱基
那些光亮的影子
都蛰伏着
准备审判
我不相信
那片死灰的土炕
那片死灰的围栏
因为那个声音说

我是盲人的孩子
我的眼睛埋在地里
麦秸一样柔软
锋利的云刃
不能伤害他们
雨季过去了

原 诗

就在那个村里
穿着银杏树的服装
有一个人，是我
眯起早晨的眼睛
白晃晃的沙地
更为细小的蝇壳没有损坏
周围潜伏着透明的山岭
泉水一样的风
你眼睛的湖水中没有海草
一个没有油漆的村子
在深绿的水底观看太阳
我们喜欢太阳的村庄
在你的爱恋中活着
很久才呼吸一次
远远地荒地上闪着水流
村子里有树叶飞舞
我们有一块空地
不去问命运知道的事情

模 仿 诗

就在那个村里
有一个黄昏
太阳最后跌倒了
在湿草地上翻滚
所有漂亮的花朵
都淹没在琥珀色的泪水里
唯一的欢笑
是绽放在我们脸上的
金黄的夕阳
后来，天黑了
乌云像巨大的石板
开始滑下滑落
村子开始朦胧
像是一张中国娃娃的彩印
我一直在问
孩子他妈在哪里睡
她的呼吸是微风
她的睡眠是柔和的波纹
在我身边游着小鱼
在我头顶撒着阳光
在那发亮的船和树冠中间
没有一个人类的轮廓
最后，她醒过来了
微笑着推开遮人的树叶
是我打开了一卷
永远不揭去的建筑图纸
是你展开了一页页
绝妙的版画

我们在温热的烟气中
长久地坐着
互不说破秋天的秘密
慢慢地，慢慢
像几只被

原 诗

你醒来——
缓缓地转动头颅
让阳光扫过思维的底层
扫过微微发涩的记忆……
呵，你睡了多久？
自从灰蝶般脆弱的帆
被风暴揉碎
自从诗页和船的骨骼
一起漂流
自从海浪把你的“罪行”
写满所有沙滩
那死亡，那比死亡更可怕的麻痹
就开始了
过去（说）：
还不满足吗
你这叛逆的子孙
你醒来——
知觉的电流开始发热
锤击一样的脉跳
也开始震响
梦碎了
化作无数飞散的水鸟
化作大片大片明亮的云朵……
你慢慢地抽动四肢
在太阳和星群间崛起
毛发中的沙石在簌簌抖落
犹如巨大的植物离开了泥土
离开了那海藻般腐败的谣言

模 仿 诗

在我们的时代
总有一些生命
因为执着
而被放大
他们或早或迟
相信了一个梦
相信
是太阳决定了
我们所到达的 altitude
我相信
是海洋决定了
我们站立的高度
我相信
是风决定的
走失的星星不会很多
我相信
是云决定了
我们思念的深度
云在那里哭泣
我不相信
眼泪会把大地覆盖
闪电
像游动的蛇
追赶着一片飞散的云朵
我想我也会
像它们一样
去寻找自己的泪迹
去亲吻那些新鲜的泥土

把召唤升上太空……

现代（说）：

你在这里呀

我骄傲的孩子

你醒来——

海退得很远，山在沉默

新鲜的大地上没有足迹

没有路，没有轨道

没有任何启示或暗示

这寂静的恐怖足以吓倒一切

然而，你却笑了

这是巨人的微笑

你不用乞求，不用寻找

到处都有生命，有你的触觉

到处都有风，有你疾迅的思考

你要的一切，已经具备——

自己和世界

未来（说）：

不，还有我

你永远、唯一的爱人

在重新排列的字母下

呼吸

我相信

一个民族

就是无数生命中的

一个

我相信

黎明的白鸽

会飞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让各种形态的鸟

发出单一的呼声

让人类听到

风从西部 mountains

带来的消息

我相信

人间不会有冰川

日蚀的恐怖

血液不会变黑

早晨

原 诗

太阳映红的旷原
垂下衰老的乳房
一如黑夜的火把

人是八月的田野上血肉模糊的火把
怀抱夜晚的五谷
遁入黑暗之中

温暖的五谷
霉烂的五谷
坐在火把上

模 仿 诗

在八月，
黑夜的火焰刚被安息
煽灭，
我就像一队队白 bgcolor
骆驼队
走向东方，
去寻找可以饮水的城市。
我记得，
有一个很大的月亮，
和我的眼睛一样黑，
在装配线上移动。
我还记得，
有一个很小的火星，
和呼吸一样苍白，
在我接近时发光。
那时，路在两边消失，
我变成了一棵树，
松树。
每颗树脂滴
都含有森林的火，
含有一种叫作
爱的液体。
我想成为一片树林，
使许多鸟儿得到休息；
我想成为一片树林，
用我的叶丛来法律；
我想成为一片树林，
使自己不被点燃。

我想通过另一种光明，
来认识世界，
认识那些早已睡去的黎明，
和刚刚来临的黑夜。

原 诗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在窗帘后面
被纯白的墙壁围绕
从黄昏迁来的野花
将变成另一种颜色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在一个小站上
注视着周围的荒草
让列车静静驰过
带走温和的记忆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就在大海旁边
像金橘那么美丽
所有喜欢它的孩子
都将在早晨长大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找一盏灯

模 仿 诗

冬天
下在北方的版图上
荒草和落叶蜷缩在一起
他们靠着墙
等着夏天的到来
有一个传说
那盏灯
是在最后
用最小的火焰
点亮星星的
人们相信
那些好看的萤火虫
也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有一天
天空真的非常晴朗
他们出发了
带着渴望
好像向日葵带着自己的颜色
阳光在他们的头上闪射
他们并不知道
那盏灯
已经因为久不使用
而被胶布和棉花堵塞
等待时
忘了关窗子
整个城市
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炭火
在下雨

铁皮在鼓胀
生锈的雨板
在每一个煤气瓶上敲击
硬木纹的裂缝中
水滴滴落
那个想法是丑的
那个想法是神圣的
那个下雨的城市
始终相信
在这盏小灯里
没有淋不湿的花
也没有燃不尽

原 诗

我们坐在灯上
我们火光通明
我们做梦的胳膊搂在一起
我们栖息的桌子飘向麦地
我们安坐的灯火涌向星辰

灯光，我明丽又温暖
的橘黄的雪
披上新娘的微黄的发辫。

（灯
只有你
你仿佛无鞋
你总是行色匆匆）
灯，你的名字
掌在我手上。

灯，月亮上
亮起的心
和眼睛

灯
躲在山谷
躲在北方山顶的麦地

灯啊
我们做梦的房子飘向麦田
桌子上安放求婚的杯盏

模 仿 诗

在冬天，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夜里
我小心地点燃了我们的爱情
像一枚小小的火星
逐渐照耀完了整个房间
我也被照耀完——直到鬓发尽白
在我身上，在那些发黑的角落
甚至，在那最小的火里
也有树影、野兽和水的轨迹
在光明中，在永恒的温暖里
我们就像一棵小树那样
彼此依靠，互不怀疑
甚至，伸出手去，摸摸对方
像摸摸那块厚棉手套
终于，僵硬的北风消失了
春天也在无意中过来
它像一片柔和的雪
永远栖息在我的心头
我们不需要火了
——光辉，永远属于人类
像萤火虫一样，在夜里飞舞

祈求和允诺的嘴唇
是灯。

灯
一丛美丽
暖和
一个名字
我的秘密
我的新娘
叫小灯。

灯
明天的雪中新娘
安坐屋中
你为什么无鞋
你为什么
竖起一根通红的手指
挡住出嫁日期

原 诗

你们在高山中生活
在墙中生活
每天走必须的路
从没有见过海洋
你们不知道爱
不知道另一片大陆
只知道
在缄默的雾中
浮动着“罪恶”
为此，每张课桌中央
都有一道
粉笔画出的界河
你们走着
笑着
藏起异样闪动的感觉
像用树影
涂去月光花的色泽
在法典中
只有无情和憎恨
才像礼花般光彩
于是，在一天早晨
你们用糙树叶
擦亮了
皮带的铜扣，走了
谁都知道
是太阳把你们
领走的
乘着几只进行曲

模 仿 诗

他们在大路中间 hablar
你们在高山中生活
没有听到我的歌唱？
岩石光滑而沉默
他们可以不用洗澡
不用看世界地图
不用接受阳光和月亮
风在冰川后退时唱歌
沙滩上的脚印已变笨拙
云朵多么美丽
多么轻柔地走过
给我留下了缕缕阴影
我知道你们的存在
那 c 形的山路
那因棋子而划破的天空
闪电在木纹和呼吸中闪动
夏天的炎热潮气
在一点点飘散
秋天已经来临——
你们在收获头脑
橘红的，淡色的，乌黑的
你们在用落叶和树叶
铺路
在为冬眠的需要
堆放草垛和干草
那个破窟窿还在
太阳可以照耀思想
那个破窟窿并没有

去寻找天国
后来，在半路上
你们累了
被一张床绊倒
床头镶着弹洞和星星
你们好像
是参加了一场游戏
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

照耀改变一切的思想
那个破窟窿也不会
虽然太阳还会出来
虽然还有这样的晚上

原 诗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
在很高的河岸上
脚下的水渊深不可测
黑得像一种鲑鱼的脊背
远处的河水渐渐透明
一直飘向对岸的沙地
那里的起伏充满诱惑
困倦的阳光正在休息
再远处是一片绿光闪闪的树林
录下了风的一举一动
在风中总有些可爱的小花
从没有系紧紫色的头巾
蚂蚁们在搬运沙土
绝不会因为爱情而苦恼
自在的野蜂却在歌唱
把一支歌献给了所有花朵
我会呼吸得像青草一样
把轻轻梦想告诉春天
我希望会唱许多歌曲
让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

模 仿 诗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
在积雨云的河滩上
走向你
就像走向森林的小路
走向你
每条小路都变成树林了
走向你的地方
水在低低询问
在浅浅的台阶上
脚步 paused
在每一阶上
你都有一个春天
一个永远的. sun
在一个地方爱着我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
用微笑来表示
风 从东方ville吹过
把你微微一摇
你就有了屋顶
一个很美的名字
一棵树
我会在秋天来的时候
变得粗糙
变得粗糙
像地下裸露的根须
把你环绕
把另一部分天空覆盖
会的，我会在那里

静静地
听虫鸣，看日子
渐渐飘动的 dusk
听虫鸣，看日子
在远处飘动

010 《活在珍贵的人间》

顾城

相似度 0.015

原 诗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一层层白云覆盖着
我
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泥土高溅
扑打面颊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
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模 仿 诗

我想，在一个地方爱着你
像木棉爱着土地
坚实的、没有感情的大地
在我心里
仍有几瓣浆果，仍是你的
我不认为它们是寂寞的
因为星星都睡了
天空黑得出奇
我只移动过分外沉重的影子
船队已隐入远处的黑暗
所有船队都沉没了
森林和山岭般茂盛的语言
也已在静默中倒下
干草！苦房的干草
正在屋顶上飘向早晨
飘向黎明
在爱着……

原 诗

春天是远处的故事
白濛濛的雪
还没有遮住树梢
春天是路上的故事
马铃在响
口袋在微微地摇
春天是等待的故事
很亮的银窗纸上
小鸟在睡觉
春天是到来的故事
六点钟刚刚敲过
就有人在台阶上跺脚

模 仿 诗

春天是远处的故事
白草塔中人
一队队春天来的学生
走过我的小屋
他们走向课堂
笑一下
然后沉默
我继续写我的诗
不会谈论常春藤和老树林
我们谈钱
把明亮的书页展开在阳光下
我们永远 talk loud
大声谈论
仿佛天是金属的
仿佛所有教室都敲响了
巨大的铝壶开始沸腾
沸腾 在不同年份的热恋中
仿佛每张课桌下
都有一个土拨鼠的家
冬天
在挖洞，在回想阳光的痕迹
永恒的冬天呵
像绿色的火焰一样柔软
学生走向课堂
有几辆自行车摇摇晃晃
带着微笑和书包
带着黄昏的流苏
远去的大樟树正在安排头发

我已经学会走路
在门前，在高高的石墙上
望着天空
那些松果
那种不许猜测的颜色
我喜欢望

原 诗

安达曼海上漂着自由
安达曼海上漂着石头
我伸出手
向上帝傻笑
我们需要一杯甜酒
每个独自醒来的时候
都可以看见如海的忧愁
贤慧的星星
像一片积雪
慢慢吞吞地在眼前漂流
就这样无止无休
最大的炼狱就是烟斗
一颗牙
几团光亮的尘末
上帝从来靠无中生有
那些光还要生活多久
柔软的手在不断祈求
彼岸的歌
是同一支歌曲
轻轻啄食过我们的宇宙

模 仿 诗

太阳像一片浅蓝的薄金
衬着暗绿的树丛
花蔓像断断续续的银线
在风中闪耀……
我走来
带着清晨的梦
带着海的波澜
为了避开你
我走了十年
像鱼一样，在水里游动
在一个转弯处
你出现了
就在那里——
碧玉一样的城市
缓缓倾斜着
婷婷秀挺的女子
含着一丝微笑
你就是微笑
从深绿色的夜海中升起
你就是晴空
一个永远停住呼吸的时刻
我多么想看看你的头发
白茸茸的，杂着星星
我多么想摸摸
你光滑的轮廓
像触摸空气……
你多想看看我
我的每一阵呼吸

都像浪朵，飘向岸边
多想把嘴紧紧压住
以免意外的喧响
我一直在倒卖
并不珍贵的宝石

原 诗

许多暖褐色的鸟
消失在
大地尽头
一群强壮的白果树
正唤我同去
他们是我的旅伴
他们心中的木纹
像回声一样美丽
我不能面对他们的呼唤
我微笑着
我不能说：不
我知道他们要去找
那片金属的月亮
要用手
亲切地擦去
上面的湿土
我不能说：不
不能诚实地回答
那片月亮
是我丢的
是我故意丢的
因为喜欢它
不知为什么
还要丢在能够找到的地方
现在，他们走了
不要问，好吗
关上木窗
不要听河岸上的新闻

模 仿 诗

我的头发白了
我的胡须很浓
我回来
是为了得到承认
我的学生在人群中
露出谦虚的笑容
他们自己就那么好了
不求不盼
而那山的另一边呢
也许正点燃着太阳
也许只是几簇野火
永远没有尽头的白天
织成了天幕
我妻子躺在那儿
微笑一下
便没人看见
灵魂埋在地下
和不认识的泥土一起
发芽、生长
我是第一个到达的城市
通向旷野的路
只有我能到达
因为我的步子很小
footsteps in the snow

眼睛也不要问
让那面帆静静落下
我要看看
你的全部天空
不要问我的过去
那些陈旧的珊瑚树
那水底下
漂着泥絮的城市
船已经靠岸
道路已在泡沫中消失
我回来了
这就是全部故事
我要松开肩上的口袋
让它落在地板上
发出沉重的声响
思想一动不动
我累了
我要跳舞
要在透明的火焰里
变得像灰烬般轻松
别问，我累了
明天还在黑夜那边
还很遥远
北冰洋里的鱼
现在，不会梦见我们
我累了，真累
我想在你的凝视中
休息片刻

原 诗

倾向于宏伟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陆地上的堂屋五间
一只病床卧于故乡

倾向于故乡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扶病而出的儿子们
开门望见了血太阳

倾向于太阳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左边的侍女是生命
右边的侍女是死亡

倾向于死亡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模 仿 诗

抱着白虎
走过海洋
来到了你的城市
来到了你的家门
轻轻地 knock knock
你是不開 的
可能是睡着了
可能是太晚
没有听见
没关系
有声响就有生命
就有绿色的希望
别 开太快
眼睛还没找到太阳花
也许你会看见
一只折光的鸚鵡
绿的外壳上
红色的汁液在溅落
它是喜欢太阳的
它要在山谷中
把欢乐歌唱
不要移得太快
请留心我的影子
它慢慢地走
是因为 tired
走不快
需要休息
需要像您一样

白发苍苍的土壤
让我在您的手里
把灵魂埋下
让诗的根茎
环绕您生命的周边
我是您的儿子
也是您的老人
我都需要儿女
都需要一个家
这就是我对你的承诺
我将在去世的时候
交给 你
请收好这棵小树
不要让它倒下
冬天

原 诗

——写在过去不幸的年月里
我是黄昏的儿子
我在金黄的天幕下醒来
快乐地啼哭，又悲伤地笑
黑夜低垂下他的长襟
我被出卖了
卖了多少谁能知道
只有月亮从指缝中落下
使血液结冰——那是伪币
泥土一样柔顺的肤色呵
掩埋了我的心和名字
我那渴望震响的灵魂
只有鞭子垦出一行行田垄
不断地被打湿，被晒干
裂谷在记忆中蔓延
可三角帆仍要把我带走
回光像扇形的沙洲
海用缺齿的风
梳着苍白拳曲的波发
乌云的铁枷急速合拢
想把我劫往天庭
然而我是属于黑夜的
是奴隶，是不可侵犯的私产
像牙齿牢固地属于牙床
我被镶进了一个碾房
我推转着时间
在暗影中，碾压着磷火
于是地球也开始昏眩

模 仿 诗

我从没有逃遁
黑夜
我不相信那个传说
白发飘飘
把我领入了永恒
我知道我的道路
它由高山的足迹组成
每一步都铿锵有力
我踏过无数脚印
那些脚印我都能听见
它们轻柔地笑
又突然变得沉重
在我身后
萦绕着一缕缕烟丝
那是灵魂的墓地
我到达时
他们已在那儿安息
我是一个乐师
用生命中最纯的音符弹奏
向他们诉说
我的一切欢乐和不幸
得到了答话？
没有，风伯伯
一片微芳的云朵
也许，在远古的风中
我的琴弦曾被涂上
树脂的颜色
现在，请您为我裁剪

变音的地轴背诵起《圣经》
青石上凿出的小窗
因为重复，变成了一排
也许是迷路的萤火虫吧
点亮了我的眼泪
这是启明星的目光
绕住手臂，像精细的银镯
我沉重的眼帘终于升起
她却垂下了淡色的眼睫
我是黄昏的儿子
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
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
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

一块黑色的棉布
我将穿过布层次层剥开
直至灵魂的深处
那片森林因黝黑而圣洁
是我棕色头发的窝

原 诗

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画下想象中

我的爱人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模 仿 诗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生命

都能一束束收到太阳

我希望

每一个清醒的时刻

都能容忍一种不同颜色

卑鄙的人，群体

当他们使用暴力来维持所谓的秩序

他们就会collapsed

因为我是孩子

我拥有瓦灰色的大眼睛

我相信自己的幻想

我想把一片小田地

让它们从大土堆中

升起，让每个幻想

都呼吸一次

甚至，甚至

还有一片自由

永远不会被别人居住

我知道我的手如果拍得很响

太阳就会被遮住

我不会满足

我相信自己的错觉

我想得到这世界

并将其分解

我只需要七种颜色

就足够了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茸毛
我让他们挨得很近
让他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
都成为
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
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
但知道她很美
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
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
画下许多因为爱她
而熄灭的心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
上面贴着玻璃糖纸
和北方童话的插图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

我需要天空
海
一棵永远没有叶子的树
一块草地
墙
以及，一条小河
来舔扫着可以食用的早晨
我需要这些
就够了
我只需要念一遍标准

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最后，在纸角上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
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愣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许许多多
浆果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我在希望
在想
但不知为什么
我没有领到蜡笔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
我只有我
我的手指和创痛
只有撕碎那一张张
心爱的白纸
让它们去寻找蝴蝶
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原 诗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遥远的青稞地

除了青稞 一无所有

更远的地方 更加孤独

远方啊 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

这时 石头

飞到我身边

石头 长出 血

石头 长出 七姐妹。

站在一片荒芜的草原上

那时我在远方

那时我自由而贫穷。

这些不能触摸的 姐妹

这些不能触摸的 血

这些不能触摸的 远方的幸福

远方的幸福 是多少痛苦

模 仿 诗

不要到暮色深沉的季节去问黄昏

童年的路

是那么漫长

星与星的桥墩

年迈而沉默

像古老的版画

上面满是虫迹

在一个近郊的绿地上

草变得很白

没有人走向太阳的尽头

水拥满了田野

夏天经过一个人的夏天

怎样的树冠

怎样的树林

层层晕染开去

遮住了露水的白色

鸟在光斑中鸣叫

飞过我们的头顶

飞过没有尘土的海

向南方飞去

那里的岛屿

在薄暮中若隐若现

谁睡在云里

谁睡在深深的泉源深处

春天，一个奇遇

我走近了我的愿望

我是一个偶然者

我的名字不会常伴风送

只有那些花
会告诉我
果实的美丽和顺序
一个人的生活
还应该有树
有树和树间的小道

018 《自然》

顾城

相似度 0.014

原 诗

我喜欢一根投出的长矛
一棵树上的十万片叶子
大地密集的军队
他们在狭长的路上露出脸来
沉甸甸地晃动着鸟巢的旗帜
这就是生命失败的微妙之处

模 仿 诗

我喜欢过一种生活
在那儿
不用祈求上帝
只需靠抓挠
和懒惰
就足够了
有一片空地
我将让它充满草和树
各种颜色的小花
他们悄悄赶来
寻找自己的名字
我没有工具，不种瓜得瓜
也不种葱得葱
我相信
土地上
终会萌发出
各种形态的春天
其中一个：你

原 诗

和平与情欲的村庄

诗的村庄

村庄母亲昙花一现

村庄母亲美丽绝伦

五月的麦地上 天鹅的村庄

沉默孤独的村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这就是普希金和我 诞生的地方

风吹在村庄

风吹在海子的村庄

风吹在村庄的风上

有一阵新鲜有一阵久远

北方星光照映南国星座

村庄母亲怀中的普希金和我

闺女和鱼群的诗人 安睡在雨滴中

是雨滴就会死亡！

夜里风大 听风吹在村庄

村庄静坐 像黑漆漆的财宝

两座村庄隔河而睡

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

模 仿 诗

在大路中间

有一条小溪

它默默地流着

因为有树根

或石块

阻挡

它不能迅速地流向大海

夏天

它在阳光下

闪耀

冬天

它在雪水中

沉静

在这儿玩耍的孩子们

不去想大海

它们不知道

在一片淡薄的烟雾中

真正无声无息的大海

正在吞没村子

正在埋葬村头

磨房和圆柱形的草垛

铅黑黑的树木

变成了一团团灰雾

正在飘向另一个世界

原 诗

很久以来
我就在土地上哭泣
泪水又大又甜
很久以来
我就渴望升起
长长的，像绿色植物
去缠绕黄昏的光线
很久以来
就有许多葡萄
在晨光中幸运地哭着
不能回答金太阳的诅咒
很久以来
就有洪水
就有许多洪水留下的孩子

模仿 诗

很久以来
我就想，我想让声音在时刻中溶解
像盐撒在波浪上
我看太阳
用木壶代替了金盘
我看森林
被压得很稀，很稀
我看山路
每步只走两米
我看河流
不会看，它总是会流走
我看风
不会看，它总是会吹走
我醒来
就看见屋檐上有几根蜡烛
把天窗照得微红
在梦里
我把手放在胸前
擦擦头上的汗水
很认真地捡着
没有抖动的币块
我很满足
因为我爱地球
我知道，就象鸟爱着自己的巢穴
我在写诗
把手划在空气里
给世界看
我的爱

我的小心

我的困倦

云，一会飘过

鸟的家了

我累了

我要睡觉

把手温暖地放在一起

我爱永生

我相信，绿

原 诗

当我面朝火光

野鸽子 在我家门前的细树上

吐出黑色的阴影的火焰。

野鸽子

——这黑色的诗歌标题 我的懊悔

和一位隐身女诗人的姓名

这究竟是山喜鹊之巢还是野鸽子之巢

在夜色和奥秘中

野鸽子 打开你的翅膀

飞往何方？在永久之中

你将飞往何方？！

野鸽子是我的姓名

黑夜颜色的奥秘之鸟

我们相逢于一场大火

模 仿 诗

在大兴安岭，在山岗上

一个孩子拾着鸽子的翅膀

喃喃地：鸽子，你从哪里来？

翅膀回答：从海上来

云，我的弟妹；那白晃晃的

岸边，是虚假的青草和树木

咸咸的，苦苦的，永远不满的

风，把我说。

孩子和翅膀一起飞去

去寻找常绿的海洋

一片，一片，漂着泡沫的

海，那么大，那么远

一只大船也没有碰见

一只小船也没有看见

波浪小心地躲着

像许多害羞的小女孩

孩子可以在海上

任意画画，不用怕别人

涂污了蓝天

远处是岸，那是少年

他在看我，在看不幸的鸟群吧

人，在不断生长，不幸也在

不断生长。森林那样广阔

那么多脚趾，那么多树皮

的纹理，那么多树叶的光亮

原 诗

许许多多时刻
有我看到的
有我想到的
有不睡午觉的孩子
告诉我的
各种形态的
像叶片一样活泼的
时刻，在风中唱歌
使天空变成一片
浅蓝色的火星
火星，浅蓝色
在梦里闪闪烁烁
我需要那些时刻
就像南方的红土地
需要榕树的根须
从空中垂落
我需要它们，需要
它们在我的身体中生长
缠绕住我的心
我的脉搏
使它永远不会干枯
不会在疲倦中散落
呵，许许多多时刻
在我生命中生长的时刻
悄悄展开了
展开了那样多细小的花瓣
展开了语言，爱和歌
它们终将要

模 仿 诗

许许多多时刻没有月亮
没有惊慌的野花
一个瘦小的我
站了一夜又一 **noche**
平安终于迎来了早晨
所有的规定都一样
睁眼便是太阳
我也是别人
别人也是我
橘红色的砖墙
高高低低堆着语录
口袋里装满了阳光
永远不缺少钞票

茂盛地把我覆盖
用并不单一的绿色
代表生活
我将在绿色中消失
我将为许多美好的
时刻，美好得
像一枚枚明亮的浆果
在山地倾斜的阳光里
等待
等待着不睡午觉的
孩子们长大
长大，成为远行者

原 诗

九月的云

展开殒布

九月的云

晴朗的云

被迫在盘子上，我

刻下诗句和云

我爱这美丽的云

水上有光

河水向前

我一向言语滔滔

我爱着美丽的云

模 仿 诗

九月的云

无边无际

白蒙蒙的

像大海

风一吹

就漾起波澜

那帆儿

在追逐中

悄然破灭

我始终没有目的地

伫立着

眺望

痴望着

仿佛心海滩上

有一座孤塔

朦朦胧胧的

影子

渐渐地

淡了，消失了

像烟

像梦

大风从南方爆发

逼走

走了

不尽的绵绵秋雨

我像孩子似的

坐 down

蜷缩着

靠着

微微发白的前额

←→←→

←→←→

什么也不知道

不问

也不思索

任思绪飘向

至虚之处

痛哭一场

惊魂不定

还是孩子吧！

孩子

无忧无虑

被太阳涂得很亮

时间

像一片浅滩

掠过我的生活

掠过高高的山岗

掠过高大的

原 诗

寒风推送着混浊的波澜，
波澜拥向歪斜的石岸；
石缝中有一株淡绿的幼芽，
顽强地展开了小小的叶瓣。

模 仿 诗

——写在诗集《ab》前
冬天，一队队白杨树倒下
就再没有见过那片树林
只有一片空白
在空白里，没有喧闹
没有高大的身影
现在，春天的诗页翻动着
我看到，那片空白
开始生长，一片细微的绿绒芒
像婴儿细嫩的胡须
春风雨滴的重叠中
现出一丝微笑
我相信：它会一直茂盛下去
成为我们的国土

原 诗

我想我已经够小心翼翼的
我的脚趾正好十个
我的手指正好十个
我生下来时哭几声
我死去时别人又哭
我不声不响地
带来自己这个包袱
尽管我不喜爱自己
但我还是悄悄打开

我在黄昏时坐在地球上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晚上
我就不在地球上 早上同样
地球在你屁股下
结结实实
老不死的地球你好

或者我干脆就是树枝
我以前睡在黑暗的壳里
我的脑袋就是我的边疆
就是一颗梨
在我成形之前
我是知冷知热的白花

或者我的脑袋是一只猫
安放在肩膀上
造我的女主人荷月远去
成群的阳光照着大猫小猫

模 仿 诗

明天
我还会醒来
我会走得更远
我会越过那堵墙
摘取那盏
从来没有用过的
巨大的花篮
走不成
有人在
我身后微笑
是么？ 是的
一个世界
两个世界
我属于两个世界
也许
有时甚至会爱一个
不属于我的
女孩
我不知道
她的相貌
只知道
她很美
美得像彩色玻璃
窗纸上
反射的秋天
我也不知道
她住在哪里
只知道

我的呼吸

一直在证明

树叶飘飘

我不能放弃幸福

或相反

我以痛苦为生

埋葬半截

来到村口或山上

我盯住人们死看：

呀，生硬的黄土 人丁兴旺

有一个秋天的夜晚

她走出人丛

走到我面前

轻轻拉住我的手

说：

让我们去玩

森林

那个出发的地方

很美的

你说

我们要到

永远美丽的地方去

树林

落叶

永远窸窣窸窣地响着

在我们身边

环绕着

安眠着

你多想见见

那地方

所有树木的私房

我多想

打开一片夜雨

倾洒的灵魂

原 诗

敲敲
星星点点的铃声
还在闪耀
在学校
在课桌一角
有一张字条
是最初的情书？
是最后的得数？
谁能知道
房上猫跳
吓灭了萤火虫
蜗虫在逃跑
还在盯梢——
歪歪斜斜的影子
悄悄

模 仿 诗

没有灯
没有亮起的灯号
是睡着的车
是沉入海底的城市
一片 darkness
黑暗没有侵略者
也不许勇敢的心
通过 像一个男孩
把手伸向恋人
稍微移动一下目光
就放射出光芒
周围仍然是 darkness
黑色的，墨一样
我不能久看
也不能移开目光
我好像被拴住了
我的心在海渊中
一点点下沉
失去了颜色
失去了光辉
在深潭的最底处
慢慢地爱着
遥远的陆地
那些生长着青草和
森林的地方

原 诗

你是时代的圣者
是从东方海岸升起的
铜色的云
透过空气中细碎的擦痕
你沉重地注视着
一切，沉默地爱着一切
——金红的岸，倾斜的帆
广大平原上缓缓滚动的泥土
那些村落：草的、羊毛的
黄土的、粉墙乌瓦的
那些淳朴的青年和老人
那些温热的妇女和孩子
那些不断生长
又不断收割的生命
还有森林（像调得过浓的
色块）还有雪山——
始终清醒的思想
还有那些折光的
炫耀着无数彩虹的河流
还有那些椭圆的水库
与湖泊（只有你才能使用的镜子）
还有那荒弃的风车
潮波中悠悠翻舞的水母
还有那属于全人类的
太阳、月亮、星
还有属于季节的风……
你都注视着——
爱着、那么长久，那么坚定

模 仿 诗

城市的夜潮退了
湿草纸似的街道上
油亮亮的雨水在闪光
最高的白果树
也未能拾得一枚鸟巢
所有飘动的梦
都沉入了现实的淤泥
唯一的凯旋是：霓虹
在小偷和商贩的中间
得意地微笑……
我被柱子和圆窗困住了
不断地用嘴吮着手指
以防干裂——那些发亮的
铜色云朵，总在俯瞰
钟形的居所，他们笑着
（像收买了一枚邮票）
我会幻想
自己的眼泪，会是一颗
美丽的小石子
被暴风雨迷失的孩子
终于走近了岸
远处，没有海了
只有几只小船和芦苇
在没人理睬的最小
一块地上，我哭着
念着不会忘记的歌谣
岸边的风，用湿透的羽毛
擦着另一

终于，闪电爆发了
战栗的情感布满天空
天移位了！
冰凉的散发沾满泥水
你把泪、把血、把一切
压抑和错动的痛苦
全部泻下，不论是
南方、北方，还是风蚀的西方
土地熔化着、沸腾着
变成了液体、变成了海
固体已不复存在
万物都在流失、聚集、乞求、寻找
觅求自己的方向
非自我的神像倾倒着
失去了色彩和光轮
菌在圣殿的柱基下吹胀
灰白的麻屑飘成一片
沙子展成了扇形
只有硬木的仙兽
做作而阴沉的鸱尾
还在吓人
大陆在漂移、大陆在浮动……
爱倾尽了、尽了
你成为至纯至洁的象征
那银色飘垂的长须
轻抚着所有劳动、思维、爱情
呵，多美、多美、多美！
夜静静的，像个黑孩子
含着水果糖似的月亮
睡了，任性的手，抓着城镇
像抓着一叠发光的新币

一架古老的挂表
梦的游丝还在颤动……
樟叶的泪是鲜红的
松针的泪是细小的
梧桐没有泪，它的叶子
刚刚长出，还不懂幸福
像一小片绿星星……
当然，
下水管还在无休止的埋怨
朽坏的老草垛
还在追怀着自己的春天
但有什么呢？你的爱
早已浸透了人间
浸透了缠绕交错的根须
（强大的和细微的）
浸透了地层——整个生命的历史
我知道，在一个早晨
所有秀美的绿麦
所有形态的嘴角、叶片和花
都会渗出你稀有的笑容

原 诗

我们常飘向童年的河滨
锥形的大沙堆代替了光明
石块迸裂后没有被腐蚀
淡淡的起伏中闪动黄金
是孩子就可以跳着走路
把塑料鞋一下丢进草丛
铁塔锈蚀得凸凸凹凹
比炸鱼的脆壳还要诱人
那陈旧的遗憾会纷纷坠落
孩子们还是要向上攀登
斜线和直线消失在顶端
乔木并没有让出天空
高处的娃娃在捕捉光斑
“真美呀”渔夫忽然叹息一声
他是我，也是你，都是真的
他在那儿代表着真实的我们
大自然宏伟得像一座教堂
深深的墨绿色是最浓的宁静
在蝉声和蜘蛛丝散落之后
自信的小木板就漂进森林
想烫发的河水总是拥挤
不知为什么去参观树洞
那银制的圣诞节竟然会融化
滑冰的长影子也从此失踪
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
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
让我们一路上吱吱喳喳
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

模 仿 诗

我始终觉得，童年是在河边度过的
一排排耸立的紫云英
织成了浓密的阵列
在高举着巨伞的树影下
小虾游着，小鱼游着
像是一片被抑制的水洼
许多稀奇古怪的青蛙
在亮黄色的卵石上鸣叫
还有奇异的水葫芦
和不会张合的残体……
一阵阵突然的阵雨
会使整个夏季的河水
变得辛辣而激动
所有在雨前受惊的小鸟
都会纷纷坠入草中
混入了柔软的叹息
我知道，在一个远古的日子里
有龙藏于石下
它的脊背贴着我的村庄
蠕动着，使我温暖
有一只巨大的木船漂浮着
她的桨键里，收藏着潮气
和其他民族的柔情
我曾被父亲们选定
去摸棉花糖似的蝉壳

原 诗

——致毛泽东，他说“一万年太久”
一万次秋天的河流拉着头颅 犁过烈火燎烈的
城邦
心还张开着春天的欲望滋生的每一道伤口

秋雷隐隐 圣火燎烈
神秘的春天之火化为灰烬落在我们的脚旁

携带一只头盖骨嗒嗒作响的囚徒
让我把他的头盖制成一只金色的号角 在秋天
吹响

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 爱与死的诗人
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

从新疆到云南 坐上十万座大山
秋天 如此遥远的群狮 相会在飞翔中

飞翔的祖国的群狮 携带着我走遍圣火燎烈的
城邦
如今是秋风阵阵 吹在我暮色苍茫的嘴唇上

土地表层 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
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 金角吹响
如今只有他 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
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
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

模 仿 诗

橘红橘红的柿子
在闪光
滑冰的人
正在滑冰上睡觉
一群群森林
正在收集伐木屑
远处，混浊的河水
正奔向废弃的
炼铁工厂
那个幼儿园的窗子
一直亮着
很温暖
妈妈在那儿烧菜
孩子们在学外语
那个破旧的村子
一直亮着
所有的窗子
包括通往死巷子的
窗子
下边，可能是虫子
哼哧哼哧地叫着
下边，可能是
坍塌的土堆
下边，可能是地震
一个女孩
把脚丫张得开开的
像只小鸟
祖国

你的秋天

多么美丽

多么健康

道路是粗糙的

像铺瓦一样

伸出双手的山岭

变成了大面包

麦秸的 streamers

在 pvc管的

拐弯处飘动

秋天的祖国

路在两边

原 诗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之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模 仿 诗

天气燥热
我需要一片冰
一片适合蝉安息的
巨大的雪松树胶
我需要
像它那样
慢慢融化的大月亮
挂在我们的头上
使潮润的风凉凉的
我们可以在那里睡懒觉
也可以谈谈
前边，前边
永远没有告别
前边是大海
前边密集的是帆和岛
前边是民族的历史
前边是快乐的渔歌
前边是晴雨的记录
前边是梦和传说
前边是梦和传说
前边是前边
前边还是前边
在潮湿的想念里
在棕色的烟雾里
始终没有说到你
没有
像海水一样说出你
也许是一个偶然

心被敲击了一下
很远的山上
落满蓝莹莹的水滴
路面光亮
没有谁注意一个中年军官
的思索
我想让你笑
我要摘

原 诗

你迎面走来

冰消雪融

你迎面走来

大地微微颤栗

大地微微颤栗

曾经饱经忧患

在这个节日里

你为什么更加惆怅

野花是一夜喜筵的酒杯

野花是一夜喜筵的新娘

野花是我包容新娘

的彩色屋顶

白雪抱你远去

全凭风声默默流逝

春天啊

春天是我的品质

模 仿 诗

春风吹开新绿的花朵，

我心也像枝叶飘飞。

我想起旷野上 roar 的歌声，

想起独木棺中安息的生命。

我想起了许多欢乐和回忆，

选择了永恒。

我醒来，睁开眼睛……

睁不开，因为天网般细密的雪丝。

我是困倦的，疲倦得像大地一样。

疲倦，而又想休息。

我需要片刻的宁静，

片刻，让灵魂安息。

我需要片刻，就像需要天空一样，

片刻，像需要呼吸一样必要。

我喜欢仰望雪山，

那洁白的圣灵，孤独而神秘。

我仿佛看见太阳的剑闪着光辉，

向灵魂的墓地进发。

我听见法 Warrior 战士在山巅颂歌，

我将和他们一起，

为人类辩护……

呵！我要睡去了，

孩子们已经入睡，

他们做着自己的梦，

不知道我，这个老顽童。

我知道他们梦见我了

原 诗

我请求熄灭
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
我请求下雨
我请求
在夜里死去

我请求在早上
你碰见
埋我的人

岁月的尘埃无边
秋天
我请求：
下一场雨
洗清我的骨头

我的眼睛合上
我请求：
雨
雨是一生过错
雨是悲欢离合

模仿 诗

雨
我请求：雨
用淡色的翅膀，飞过人群
带着我，飞过人群的头顶
飘进狭窄的课堂
飘进课桌间窄狭的空气
使万物听见自己的声音
大地听见：麦穗
沙地听见：草的欢笑
山岭只留下一个凝视
排除尘世的喧哗和迷惑
雨
请带走我的思念
带入夜的沉寂
像一条小鱼，游向
属于它的河底
把闪闪发光的脚
不断向下伸展
在最小的波澜中睡觉
等待升起的太阳
把淡淡的光辉
变成耀眼的火焰

原 诗

我们一直在歌唱
没唱完你就睡了
我看她身后的夜色
别人都看太阳去了
全体集合去看日出
在楼梯上奔跑
街边坐着
很舒服 像在床上
谁也没注意麦子熟了
一盏灯那样照耀
追赶自己很短的影子
一辆车 一辆车
谁也没注意 她看我
别人看太阳去了

模仿诗

我们一直在歌唱
唱着平原上的歌谣
笑眯眯的小太阳
从没有工作
只在睡觉时活动活动
久卧在干荷叶中
随着小鱼的游戏
我们一直在歌唱
唱着春天的赞歌
嫩绿的新秧苗
在湿润的田垄上
新鲜地躺着
只有我们——大队
还要在土地上行走
在竹 Fence 边
拿 shovel
用不干净的砖块
涂那破损的墙
哼哼着 billiards
让买办的风
从身后吹过
我们一直在歌唱
直到高大的红旗下
响起收割的声音
走在路上
我碰到了老向导
白发苍苍的风
它指向南方

让我看到彼岸的春天

一片淡蓝

一片细碎的亮色

原 诗

夜里，我听见远处天鹅飞越桥梁的声音
我身体里的河水
呼应着她们

当她们飞越生日的泥土、黄昏的泥土
有一只天鹅受伤
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
她已受伤。她仍在飞行

而我身体里的河水却很沉重
就像房屋上挂着的门扇一样沉重
当她们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
我不能用优美的飞行来呼应她们

当她们像大雪飞过墓地
大雪中却没有路通向我的房门
——身体没有门——只有手指
竖在墓地，如同十根冻伤的蜡烛
在我的泥土上
在生日的泥土上
有一只天鹅受伤
正如民歌手所唱

模 仿 诗

在秋天
你从爱恨交杂的俄罗斯
飞过
像一艘小船
穿过朦胧的烟雨
我的岸岸上
飘着蜜糖和醋的烦恼
洁净的白瓷杯中
茶叶正在舒展细腰
我多想跳一支舞
来驱散周围湿漉漉的寂寞
多想在颤动的情念中
固定你的身姿
声音像冰凉的旋律
慢慢融化着
呵，多想
多想在每一个白天
把你注视
就像天空长久地注视云朵
（那雪白的颈项
像一丝细腻的银线）
在每一阵微风中
呼吸
（呼吸的环带着我）
也许，在一个醉人的夏日
我们就会渐渐老去
黄昏归晚飞鸟
秋叶飘飘

原 诗

还记得那条河吗？
她那么会拐弯
用小树叶遮住眼睛
然后，不发一言
我们走了好久
都没问清她从哪儿来
最后，只发现
有一盏可爱的小灯
在河里悄悄洗澡
现在，河边没有花了
只有一条小路
白极了，像从大雪球里
抽出的一段棉线
黑皮肤的树
被冬天用魔法
固定在雪上
隔着水，他们也没忘记
要互相指责
水，仍在流着
在没人的时候
就唱起不懂的歌
她从一个温暖的地方来
所以不怕感冒
她轻轻哈气
好像树杈中的天空
是块磨砂玻璃
她要在上面画画
我不会画画

模 仿 诗

我还记得那条河
我记得
我记得弯弯曲曲的路
小柳树样摇荡着绿色的风
我记得，河的这一岸
有孩子的欢呼声
有老人的叹息
有花籽飘落的声音
还有鸟和树叶
爱恋的声音
河的另一岸
是海岛
被海水磨平的岛石上
青青的兽头
象征着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沉默
我常常站到尽头
站到墙垛上
打量着模糊的河面
想象着没有阻力的风
我知道，在一个地方
有一个岛屿叫香依
有一个渔妇在树下
编织着蓝色的衣服
在一个不晴不雨的傍晚
把含胶的稻草
投进窗子，让它
在上风处跳舞，然后

我只会在雪地上写信
写下你想知道的一切
来吧，要不晚了
信会化的
刚懂事的花会把它偷走
交给吓人的熊蜂
然后，蜜就没了
只剩下那盏小灯

不许人问
我不知道她
不知道她怎样走来
去和我的岛屿毗连
她的手写下了日子

原 诗

黎明

我挣脱

一只陶罐

或大地的边缘

我的双手 向着河流飞翔

我挣脱一只刻画麦穗的陶罐 太阳

我看见自己的面容 火焰

在黎明的风中飘忽不定

我看见自己的面容

火焰 像一片升上天空的大海

像静静的天马

向着河流飞翔

模 仿 诗

敲击渐渐变弱

变弱

细弱的铃声

在混浊的梦海中荡开

朦朦胧胧的船只

开始移动

甲板上的油漆味

开始浓烈

风，一个又一个

敏捷的回旋

涂在舷缘上的波浪上

青草的，棕色的

和大鲸鱼般巨大的团云

开始翻滚——

生命的涌浪即将兴起

醒吧，孩子！

醒吧，老人

失明的大钟正在鸣响

你的灵魂将在重获光明的宇宙中

继续前进了！

原 诗

北方
拉着你的手
手
摘下手套
她们就是两盏小灯

我的肩膀
是两座旧房子
容纳了那么多
甚至容纳过夜晚
你的手
在他上面
把他们照亮

于是有了别后的早上
在晨光中
我端起一碗粥
想起隔山隔水的
北方
有两盏灯

只能远远地抚摸

模仿诗

我没有把手
伸向天空
不曾收获彩虹
只得到
一根 rusty 的 钓鱼之杖
在冬夜的寒风中
摇动——
晃动着一个世纪
不能浣净的罪过
我也没有抓取
七色花
来
矫正错误的顺序
虽然心里很乱
很乱
现在只用指尖
缓缓画着空气
画着
无事可做的天空
偶尔——
捕捉到一阵微风
它的影子
也是红色的
就是这样
我的手
不温暖
也不冰冷
它只是

放在这里
长久地注视着
注视着
你要来的信念
才伸开的
伤口

原 诗

镇子

而今我一无是处
坐在镇子的一头。
这是一个不守诺言的时刻。
头巾上星光璀璨。
阿拉伯沙漠的村镇已是茫茫黄昏。
东面一万里是大海。
西边一万里是雪山。

镇子。

三月过去了
四月过去了。
上一个秋天的谈话过去了。
请在这个日子光临做我的客人。

镇子上——天刚蒙蒙亮
草原上——夜的马很大
少言寡语，见一面，短一日。

镇子

你坐在
小山坡上
你坐在小山坡上。
一个人住在旧粮仓里写诗。
又是生日。一匹

模 仿 诗

在一个阿拉伯沙漠的村镇上，
有一条小溪，一直流了千年；
有一片树林，从来没有被看见；
一只巨大的鸵鸟，一直在转动；
一只巨大的鸵鸟，一直在发愁。
据说，转动是为了寻找太阳；
据说，发愁是因为不会发光。
太阳升得很高，白云很白；
大 lizard 在岸边梳理毛发；
巨蟒在水里游着，谁知
一个椰枣漂入大海，却被告知：
地球是圆的，一直是在滚动！
这桩不幸的误会，
就这样持续了千年。

多年的
马
飞来了。
一匹多年的
旧布包不好伤口

镇子。

点亮一根蜡烛
我们死后相聚在湖上
宛如生前。“俄狄普斯——烛光也曾照你杀父
娶母。”
烛火静静叫喊
绿汪汪的水静静叫喊
看见草原和女人的一位盲人
——在烛火中静静叫喊

镇子

生日中。
你像一位美丽的
女俘虏
坐在故乡的
打麦场上

夜深在村庄摸门
我的什么
遗忘在山上。

浪子 你怎么了 你打算用什么办法
将那水中明月

戴在头上。

暮色中的马头

斜靠在小镇上。

姐妹们早已睡下

打谷场上 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

天亮

守夜人

走到神秘的村子。

原 诗

在山石组成的路上
浮起一片小花
它们用金黄的微笑
来回报石块의冷遇
它们相信
最后，石块也会发芽
也会粗糙地微笑
在阳光和树影间
露出善良的牙齿

模 仿 诗

花，一朵淡绿的，即将凋零。
它梦见了自己的女儿——白花。
Daughter！
她在风中呼唤 mother！
母亲？！！！！！！
是的，自己也是母亲……
她微笑了，笑得那么茫然，
白花铺成的天地，
没有绿色，没有欢畅……
呵，不要悲伤，不要悲伤，
为了早日解脱母爱，
我种下了许许多多，
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花……
让它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永远相信：
女儿是世界！
母亲是永远……

原 诗

太平洋 丰收之后的荒凉的海
太平洋 在劳动后的休息
劳动以前 劳动之中 劳动以后
太平洋是所有的劳动和休息

茫茫太平洋 又混沌又晴朗
海水茫茫 和劳动打成一片
和世界打成一片
世界头枕太平洋
人类头枕太平洋 雨暴风狂
上帝在太平洋上度过的时光 是茫茫海水隐含不
露的希望

太平洋没有父母 在太阳下茫茫流淌 闪着光芒
太平洋像是上帝老人看穿一切、眼角含泪的眼
睛

眼泪的女儿，我的爱人
今天的太平洋不是往日的海洋
今天的太平洋只为我流淌 为着我闪闪发亮
我的太阳高悬上空 照耀这广阔太平洋

模 仿 诗

你的岛屿在大陆那边
你的太阳在月亮那边
彩虹在连环的罅隙中通过
你在复写拉美特利的陈情
我将在名单上登记自己的名字
我们将互相悼念
最纯的蓝色染透了空白
是最珍贵的纪念
它比海的女儿
更冷更凉
你说：海水在不断萎缩
大陆在不断啮蚀
然而我相信——
爱的大潮不会干涸
两岸绿绒线般美丽的草原上
将继续滋生花的语言……

原 诗

刚进城的小树
不安地在街头停立
市场在轮镜中
旋转得无声无息
小树刚想问路
便招来一阵唾弃
真理刚贴出广告
叫做：不许怀疑

模 仿 诗

一棵树在戈壁滩上站立起来
像一匹倔强的马
由于刚劲的纯色
和岩石的灰色形成对比
我的女儿喜欢它
就给她起个名字
叫小树
在干旱和酷热的时候
它只用单眼观看世界
所以，它的目光那么严厉
干旱和酷热的惩罚
使叶子变得油亮
阳光在细小的伤痕里流泪
树皮剥落
露出一簇簇淡颜色的神经
在生理学课上
人们一直看着它们
直到收获季节的来临
小树被割倒
弯成一个大大的“0”
被圆木百般 Torture
然后被开成细长的木板
涂满黏稠的油漆
变成美丽图案
变成宗教和法令
我和我的女儿
躺在温暖的阳光里
望着那些美丽的板条

他们说：你们在长大腿
在长大腿的不停

042 《就义》

顾城

相似度 0.012

原 诗

站住！
是的，我不用走了。
路已到尽头，
虽然我的头发还很乌黑，
生命的白昼还没开始。
小榆树陌生地站着；
花白的草多么可亲；
土地呵，我的老祖母，
我将永远在这里听你的歌谣，
再不会顽皮，不会……
同伴们也许会来寻找，
她们找不到，我藏得很好，
对于那郊野上
积木般搭起的一切，
我都偷偷地感到惊奇。
风，别躲开！
这是节日，一个开始。
我毕竟生活了，快乐的，
又悄悄收下了，
这无边无际的礼物。
……

模 仿 诗

我是一名懦弱者
我的罪过，
是爱世界，爱生活。
我曾相信
黑夜就在另一侧——白天
我曾相信
白天就在另一侧——黑夜
我甚至相信
黑夜和白天
一起，才会产生光明
我自信地等待着
那片永远明亮的时刻
然而，突然，黑暗呢？
阴云又从何而来？
火！
巨大的焰火，喷完所有的花草
喷出鲜艳的泪水
喷出知识分子的烟丝
喷出所有会发誓的名字
喷出一个时代的滔天怒海
哦，我等待着
等待着从来没有到来的
黎明
我是一名懦弱者
我的临别，竟是 forever

原 诗

没有出海的人
都平安了
都在陆地上观看
波浪一下下摇散了头发
吐出凉凉的舌头
没有看见
鱼鳍形的帆
侧过身沿着岸边逼近
渔灯又红又暗
表示累了
一只手松开妻子的发簪
螃蟹不知为什么挣扎着
变成铜板
所有出海的人
都平安了
都在本能收缩的水面下
安睡
水母守护着他们
再不会梦见
那些数字
和古老的蟑螂一起爬着
离开了账单
上天的风
正嗡嗡吹过海岸
人和贝壳
鸣叫着
灰白色的存在存在着
平安

模 仿 诗

没有出海的人
都平安了
他们都平安地
在某个早晨
醒来——睁不开眼
被一片光明所围困
于是呼喊
呼喊不成声
海水多么陌生
他还不想 touch
他知道
那些水
那些永远波动着的水
藏着危险——鱼肚子
和刀子
他又睡去
头靠在枕头上
像孩子那样
什么也不考虑
慢慢转过头去
遥望
蓝色的梦境
朦朦胧胧
没有波浪
也没有危险
那片梦的海域
布满 Infantino
平安，再平安

所有的游戈者
都会到达
到达小卖 馆前的绿地
那里种着
永不枯萎的和平花
太阳向平安道贺
平安的花瓣上
太阳一跃
便现出彩色的
微笑

原 诗

浅颜色的影子在接纳秋天
夏天的鸟呢
胸衣在平台上飞着
很久，很久，风在天上
紫色的秋天
白色的鸟在光束间飞舞
现在的问题是窗子
夫人温热的透镜
花蔓像金属一样
在边缘生长
从拜占庭，从很久以前
水晶就显示了死的美丽
我们说黑夜
我们长方形的火焰和瓶子
那紫色告诉过我们什么
那节节草可以调节的钟
时间在每颗沙子里颤抖
红色的大蚂蚁叫作生命
永远不会有风
一队队尘土可以驰去
可以说，云躺在狗的床上
被抬着走
可以爱，很美的叶子
使血液充满波纹

模 仿 诗

在浅色的礼拜堂里
火焰被点燃
年轻的诗人讲道
他信的是自然主义
他的神是森林
高举黄金叶簇的圣火
他讲着，在一片烟雾中
注视着听众
突然他举起一支枪
说：子弹在扳动时
并没表现愠怒
死亡不过是另一种生活
生命也不过是若干死亡
掌声像散了架的玩具
在草地上漂流
一棵树
倒在地上，倔强地
被光束压弯了背脊
影子很安静
永远不会有欢呼声
何况天气不好
乌云正用湿淋淋的叶片
缝补着巨大的漏洞
我说，我喜欢那声音
枪的声音，清脆地
逗着悲伤哭泣的风
我说，你的诗
也透着这种声音

原 诗

一个泥土色的孩子
跟随着我
像一个愿望
我们并不认识
在雾蒙蒙的郊外走着
不说话
我不能丢下她
我也曾相信过别人
相信过早晨的洋白菜
会生娃娃
露水会东看西看
绿荧荧的星星不会咬人
相信过
在野树叶里
没有谁吃花
蜜蜂都在义务劳动
狼和老树枝的叹息
同样感人
被压坏的马齿苋
从来不哭
它只用湿漉漉的苦颜色
去安慰同伴
我也被泥土埋过
她比我那时更美
她的血液
像红宝石一样单纯
会在折断的草茎上闪耀
她的额前

模 仿 诗

走不出城市的人
去郊野参观
参观了一个很大的
疯人院
有红的
有蓝的
有天真而奇怪的绿的
花
在每一个花的床上
都睡着人
人都在看天
奇怪地
微笑或者悲伤
人多呀
足够了
他们把世纪
看完了
他们已经做完了
所有的事情
只有微笑
疲劳而温暖
大太阳
不会提问

飘着玫瑰的呼吸
我不能等
不能走得更快
也不能让行走继续下去
使她忘记回家的道路
就这样
走着
郊野上雾气蒙蒙
前边
一束阳光
照着城市的侧影
锯齿形的烟
正在飘动

原 诗

火的叫声传来
火的叫声微弱
山坡上牛羊拥挤
想起你使我眩晕

*

英雄的猎人
拥有一家酒店
坐在白雪中
心中的黑夜寒冷

*

在黑夜里为火写诗
在草原上为羊写诗
在北风中为南风写诗
在思念中为你写诗

*

夜的中心幽暗
边缘发亮 寒冷
这是 火儿
照亮雪山和马

*

大地薄弱
两端锋利
使中心幽暗
难以分辨

模 仿 诗

之一

冬天

大雪摧毁了一切

最厚实的躯体

一片漆黑

鸟和蝴蝶再不会飞舞

请用温暖来取暖吧

太阳在远处下沉

四周被寒冷淘空

没有希望

没有树叶，没有花朵

盐在蒸发中融化

疼痛变成了石头

坚硬的白冰

永远禁止脚步

从南方赶来的情人

将获得许多吻，许多花

但唯独这银色的平原

属于你和黑夜

孤独而明亮的黑夜

冬天

大雪摧毁了一切

最厚实的躯体

在一个地方

叫做人间的地方舞蹈

毛驴车滑行着

播撒着醒悟

夜，很黑很黑

唯一的作用是空白

请用温暖来取暖吧

请用温暖来取暖

像蜡烛那样

用心温暖一下别人

暖融融的只有空气

灰蒙蒙的烟星点点

唯一的火

原 诗

小马在草坡上一跳一跳
这青色麦地晚风吹拂
在这个时刻 我没有想到
五盏灯竟会同时亮起

青麦地像马的仪态 随风吹拂
五盏灯竟会一盏一盏地熄灭

往后 雨会下到深夜 下到清晨
天色微明
山梁上定会空无一人

不能携上路程
当众人齐集河畔 空声歌唱生活
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

模 仿 诗

——我们的日子

雨。

在玻璃窗外
飘着花
飘着房子
飘着树

我们
在工作
在看书
在互相讲述
不许说天气
走了风
不知是谁
打开过一盏灯
让北方的色调
透进屋来

白的
粉的
浅蓝的
窗帘
粘在一起

我们
在工作
在看书
在互相讲述
不许说天气
下着雨
不许说

不许提起
那并不美丽的雨
那并不能
忽略的雨
更不许
相信
它是 Curtain
从天堂撒下的
美丽而伤心的 tears
轰——
车
那是
未来的signal
在绷紧的盼望中
淡色的烟
散了
road
还是
铺在周围
我们
在工作
在看书
在互相讲述
不许说天气
好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
没有
墙后的花园

原 诗

——给AP

太阳是他自己的头。

野花是她自己的诗。

我对你说

你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

在月光照耀下

你的母亲是樱桃

我的母亲是血泪

我对天空说，

月亮，她是你篮子里纯洁的露水

太阳，我是你场院上发疯的钢铁

太阳是他自己的头。

野花是她自己的诗。

在一株老榆树的底下

平原上

流过我的骨头

在猎人夫妻的眼中 在山地

那自由的尸首

淌向何方

两位母亲在不同的地方梦着我。

两位女儿在不同的地方变成了母亲。

当田野还有百合，天空还有鸟群

模 仿 诗

太阳在火红色的田野上奔跑，

追击着刚刚逃走的暮云。

黑色的油毡房子上，

灰色的屋顶下，是歇息的家庭；

白草帽在风中倾斜，

子女们睡了，或许做了好梦。

唯一的太阳崇拜者——野花，

却还蜷缩着，揉擦眼睛，

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金黄色的长舌，那么迟疑，

那么勉强，终没有伸展完毕。

太阳在远处迷失了路，

在另一片火苗中消失了；

野花却因为亲吻不彻底，

而成为了红红绿绿的悲剧。

当你还有一张大弓、满袋好箭
该忘记的早就忘记
该留下的永远留下

太阳是他自己的头
野花是她自己的诗

总是有寂寞的日子。
总是有痛苦的日子。
总是有孤独的日子。
总是有幸福的日子。
然后再度孤独。
是谁这么告诉过你：
答应我
忍住你的痛苦
不发一言
穿过这整座城市
远远地走来
去看看他，去看看海子
他可能更加痛苦
他在写一首孤独而绝望的诗歌
死亡的诗歌

他写道：
平原上
流过我的骨头。
当高原的人 在榆树底下休息
当猎人和众神
或起或坐，时而相视，时而相忘
当牛羊和牛羊在草上
看见一座悬崖上

牧羊人堕下，额角流血

再也救不活他了——

他写道：

平原上

流过我的骨头。

这时，你要

去看看他。

答应我

忍住你的痛苦

不发一言

穿过这整座城市

那个牧羊人

也许会被你救活

你们还可以成亲

在一对大红蜡烛下。

这时他就变成了我。

我会在我自己的胸脯找到一切幸福。

红色荷包、羊角、蜂巢、嘴唇

和一对白色羊儿般的乳房。

我会给你念诗：

太阳是他自己的头。

野花是她自己的诗。

到那时 到那一夜

也可以换句话说：

太阳是野花的头。

野花是太阳的诗。

他们只有一颗心。

他们只有一颗心。

原 诗

歌乐山的云
很凉
像一只只失血的手
伸向墓地
在火和熔铅中
沉默的父母
就这样
抚摸着心爱的孩子
他们留下的口号
你们并没有忘
也许正是这声音
唤来了死亡
你们把同一信念
注入最后的呼吸
你们相距不远
一边仍是鲜花
是活泼的星期日
是少先队员
一边却是鬼针草
蚂蚁和蜥蜴
你们都很年轻
头发乌黑
死亡的冥夜
使单纯永恒
我希望
是红领巾
是刚刚悬挂的果实
也希望是你们

模 仿 诗

歌乐山的云
很凉
像一只只失血的手
伸向身边的人
他们并不恐惧
转过头去
太阳在芦花中运行
温暖而明亮
巨大的剪绒纸
悬垂着
谁动了感情
谁就睡不觉
这失眠的烟丝
吊得很高
很高的烟丝
末梢闪亮
风，不许笑
也不许睡
把秘密织进
细细的网丝……
歌乐山的云
多想拥抱
多想洗去一切
但最终，只得出一句
“你的孩子不好看”
然后，慢慢升起
慢慢升起
成为一片微光

是新房的照片
在幸福的一刹那
永远停顿
但我却活着
在引力中思想
像一只小船
渐渐靠向
黄昏的河岸

微光散开
天空没有泪水

原 诗

肉体美丽

肉体是树林中

唯一活着的肉体

肉体美丽

肉体，远离其他的财宝

远离其他的神秘兄弟

肉体独自站立

看见了鸟和鱼

肉体睡在河水两岸

雨和森林的新娘

睡在河水两岸

垂着谷子的大地上

太阳的肉体

一升一落，照耀四方

像寂静的

节日的

财宝和村庄

照耀

只有肉体美丽

野花，太阳明亮的女

河川和忧愁的妻子

感激肉体来临

模仿诗

我醒来

又朦胧地睡去

我的脑袋

被安上柔软的天窗

透过那一片

淡蓝色的空气

人们正在举行舞会

他们抛着晶亮的舞刀

他们把树根穿在脚上

把身体藏着

我需要舞蹈

我在这儿思考

我有一张地图

我画下无数细小的波浪

让它们代表思想

慢慢移动着我的船

远离那群跳舞的人

和那些戴帽而睡的树

我在接近陆地

陆地地上有房子

有房子就有家

我想到你就微笑

这就是我的语言

感激灵魂有所附丽

（肉体是野花的琴

盖住骨骼的酒杯）

感激我自己沉重的骨骼

也能做梦

肉体是河流的梦

肉体看见了采茴香的人迎着泉水。

肉体美丽

肉体是树林中

唯一活着的肉体

死在树林里

迎着墓地

肉体美丽

原 诗

衰老是人类的不幸
是一片
渐渐稀疏的森林
但我相信
你没有颓唐
你心中仍充满单纯的
怀念
像一枚椰果
漂洋过海
在彼岸继续铺展着绿色的思情
我也是绿色的
在温热的国土上生长
为了证实民族的生命

模 仿 诗

我听见
大船在海上航行
听见
细小的波浪击着船舷
听见
远处的海风在吹散虚假的梦
我看见
帆的剪影渐渐清晰
看见
缆绳在光束中不断断裂
看见
一个个希望在不断涌出
我听见
你的船在呼唤
看见
你的身影在微笑
看见
满箱满篓的欢乐不断涌出
我想说
我想说，我的愿望
像芦苇那样单纯
在弯弯曲曲的河流上流淌
我想说
我想说，我的愿望
像太阳一样无畏
在蓝绒布一样平静的海面上升起
我想说
你的名字

在最湛蓝最湛蓝的波心里

持续闪烁

持续映照着晴空……

原 诗

微微发紫的光线里一个胎儿、一朵向日葵
诗人在小镇一角度完一生
在那家残破的灯下
旅馆破旧
石头流动
梨花阵阵
迟钝和内心冲突
一棵梨子树。梨花阵阵
头盖骨龟裂——箭壶愚蠢摇动
火烧山地 白色梨花阵阵
刮去遍体鳞伤
一切噪音进入我的语言
化成诗歌与音乐 梨花阵阵
在我弃绝生活的日子里
黑脑袋——杀死了我
以我血为生 背负冰凉斧刃
黑脑袋 长出一片胳膊
挥舞一片胳膊
露出一切牙齿、匕首
黑头里垒满了石头
像青铜一样站着
站到最后 站到末日

模 仿 诗

我始终相信
那发光的黑油毡
是墓布
火已经凉尽
热油变成了烟
现在没有车前草
和木齿锯的噪音
人人在睡觉
在梦里祈祷
我醒了又醒
转头看看同伴
他也在看我
我们的头发白了
很久没有见太阳
我们在想念路
想那些圆圆的砖
砖上有槽
老树胶般粘着孔洞
铁链那么细
穿过树心
那时多么光滑
多么光滑的铁链
把我们带走
走过磨房的磨齿
走过木质的回声
最后到了平台
那里摆着餐具
装满过夜的豆子

我们吃饱了
很满足地躺着
不久就要起床
别了，路
我们永远相信
那个红房子
会重新出来
那时就要醒来
变得年轻
变得像火焰一样
光润而美丽
别了，墓

原 诗

阳光在一定高度使人温暖
起起伏伏的钱币
将淹没那些梦幻
橘红色苦闷的砖
没有一朵花能在土地上永远漂浮
没有一只手，一只船
一种泉水的声音
没有一只鸟能躲过白天
正像，没有一个人能避免
自己
避免黑暗

模 仿 诗

冰在涂覆中融化
变成水
含着泪
包含着阳光
植物们在生长
含着泪
它们的叶子
变得多么富艳
含着泪
鸟儿在发出声音
发出新潮的歌曲
含着泪
幼小的花瓣
一枚枚散开
含着泪
含着泪
生命在不断蔓延……
大地的熔液
缓缓流尽
像一个巨大的娃娃
在沉入遐想

原 诗

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
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阳光下
他水国的口音很重）

这里的日头直射
人们的脊背

只有夜晚
月亮吸住面孔

月亮也是古诗中
一座旧矿山

只有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
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在众人的脊背上
看出了，水涨潮看到了黄河波浪

只有解缆者
又咸又腥

模 仿 诗

你的脊背是哑的，
你用单薄的手掌
敲击着墙壁：
“我要唱歌了！”
清晨，鲜红的花朵
停止了呼吸；
歌声却在飘荡，
在潮湿的秋风中
传递，像一股
暖融融的泉水。
没有人听到，
更没有人在歌。
有人却梦见了你，
梦见你在全军
歌唱，像一队
队伍，正走向
一个出发的时刻。
一个士兵也没有，
没有醒来
——都睡去了，
都安睡在
无声无息的死亡里。
只有梦会说话，
把琴弦拉动，
把你的歌，最
最后的和声
送上黄昏的天际……

原 诗

火焰的顶端
落日的脚下
茫茫黄昏 华美而无上
在秋天的悲哀中成熟

日落大地 大火熊熊 烧红地平线滚滚而来
使人壮烈 使人光荣与寿同在 分割黄昏的灯
百姓一万倍痛感黑夜来临
在心上滚动万寿无疆的言语

时间的尘土 抱着我
在火红的山冈上跳跃
没有谁来应允我
万寿无疆或早夭襁褓

相反的是 这个黄昏无限痛苦
无限漫长 令人痛不欲生
切开血管
落日殷红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爱情保持一生
或者相反 极为短暂 匆匆熄灭
愿我从此不再提起

不再提起过去
痛苦与幸福

模 仿 诗

一排红灯，两排黑瓦，
衬着淡紫色的秋风。
我从芦苇中走出，
带着浅蓝的雾和花。
我看看 clock ，
走到钟前站定——
你没有走，
也没有停，只注视着我。
我们沉默地，
注视着黄昏飘进窗外，
又从窗外飘进窗帘……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唯黄昏华美而无上。

原 诗

我的心，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没有喧闹的市场，
没有杂乱的居民，
清清净净，
清清净净。
只有一片落叶，
只有一簇花丛，
还偷偷掩藏着——
儿时的深情……
我的梦，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没有森严的殿堂，
没有神圣的坟陵，
安安静静，
安安静静。
只有一团薄雾，
只有一阵微风，
还悄悄依恋着——
童年的纯真……
啊，我是一座小城，
一座最小的城，
只能住一个人，
只能住一个人，
我的梦中人，
我的心上人，

模 仿 诗

我是一座小城
由山石和草原占领
拥有一片树
我的树木多么稀少
像散落在旷野中的宝石
沙拉色的微光
在他们粗糙的手上闪耀
握着枪
握着笨重的工具
不断挖掘，不断翻动
在无尽的收获中沉醉
他们没有看见我
我的寂寞和需要
偶尔有一条小路
穿过草原，爬向山脉
草原上的牧人
忘了我这座孤零零的小城
在它的尽头
安息着可鄙的大海
一片浮绿
被夕阳浣得十分光滑
永远没有隆隆的响声
没有鲸鱼的呼吸
一个巨大的盲目的梦
在这个呼吸停止之后
慢慢转动头部的铜纽扣
终于，有一个吻
从海边飘来

为什么不来临？

为什么不来临？

是雪水般纯洁的

我的心从此住满了鸟

住满了永远无声的波纹

原 诗

我看见你的手
在阳光下遮住眼睛
我看见你的头发
被小帽子遮住
我看见你手投下的影子
在笑
你的小车子放在一边
Sam
你不认识我了
我离开你太久的时间
我离开你
是因为害怕看你
我的爱
像玻璃
是因为害怕
在台阶上你把手伸给我
说：胖
你要我带你回家
在你睡着的时候
我看见你的眼泪
你手里握着的白色的花
我打过你
你说这是调皮的爹爹
你说：胖喜欢我
你什么都知道
Sam
你不知道我现在多想你
我们隔着大海

模 仿 诗

之一
有人
从山岭走来
带着淡淡的影子
和天空的云朵
他回到家里
家里有他的老母亲
老母亲收到屋檐下
小小的鸟巢
和他的儿孙
他放下肩上的背篋
就仿佛放下
一只空箩筐
把陌生的花插进
沉默的壁墙
自己坐在桌旁
望着发亮的火焰
门前有树
没有兵
兵是父亲的
种子在大地的地方
不能到故乡去问卜

那海水拥抱着你的小岛

岛上有树外婆

和你的玩具

我多想抱抱你

在黑夜来临的时候

Sam

我要对你说一句话

Sam我喜欢你

这句话是只说给你的

再没有人听见

爱你，Sam

我要回家

你带我回家

你那么小

就知道了

我会回来

看你

把你一点一点举起来

Sam，你在阳光里

我也在阳光里

附注 此诗是顾城最后一首抒情新诗。Sam为顾城独子，英文名为：Samuel muer.Gu。胖是顾城乳名。儿子喜欢这样喊他。

原 诗

在大风暴来临的时候
请把我们的梦，一个个
安排在靠近海岸的洞窟里
那里有熄灭的灯和石像
有玉带海雕留下的
白绒毛，在风中舞动
是呵，我们的梦
也需要一个窝了
一个被太阳光烘干的
小小的、安全的角落
该准备了，现在
就让我们像企鹅一样
出发，去风中寻找卵石
让我们带着收获归来吧
用血液使他们温暖
用灵魂的烛火把他们照耀
这样，我们才能睡去
——永远安睡，再不用
害怕危险的雨
和大海变黑的时刻
这样，才能醒来，他们
才能用喙啄破湿润的地壳
我们的梦想，才能升起
才能变成一大片洁白
年轻的生命，继续飞舞，他们
将飞过黑夜的壁板
飞过玻璃纸一样薄薄的早晨
飞过珍珠贝和吞食珍珠的海星

模 仿 诗

在大风暴来临的时候
请把我们的梦，一个个
安排在靠近海岸的地方
让他们去收集湿漉漉的石子
和刚刚飘落的鸟雀
请不要说：他们会在
危险中醒来
海洋在震颤，巨大的回声
正在构成一座座桥墩
使河水离开，那些丑陋的
水泥柱，走不出去
请不要说：他们会在
危险中醒来
尖端的灯火已经点燃
即使全部熄灭，也是星星
那么美丽而稀少的微光
总有一条小路通向远方
请不要说：他们在醒来
雷声已经平息
雨蛙在稻草垛中讲话
夏夜，被布置得很暗
请不要说：他们在醒来
请不要说，不要说……
在大风暴来临的时候！
等一等，风暴已走过田野
麦穗已被风成一团乱麻
乌鸦也已在十多里

在一片湛蓝中
为信念燃烧

原 诗

我想让声音轻点
每下都踏土
每下都踏谷穗
发芽的声音穿过纸灰
我想让声音轻点
停止吵闹和打鼓
最好躺下
把手放在腿边
一点点平睡
水
两面微光闪耀
你喜欢些什么
生命如水 大地如水
你喜欢些
什么 没有被风吹过

模 仿 诗

之一
那么，请用爱怜的心
抚摸我的短诗
它极其简单
像婴儿的呓语
没有曲折
没有悬念
更没有陈词滥调
请关上客观思维的门
让幸福
欢乐 痛哭 忧郁 哀怨
都随着呼吸
在结尾轻轻散去
呵 小榆树
小榆树 我的朋友
你不要问为什么
生命没有为什么
甚至灯 学校
那布满祈祷的墙壁
都比我说的话
还要忠诚
我要走了
不要画下我自己
时间 转过一弯小路
太阳
转过一圈月亮
我希望 在一个大月亮里
会有一棵小榆树

这样想着
我走下山去
去了那条
弯弯曲曲的小路
去了那所
关上窗子的学校
去了那个
灯火稀疏的世界

原 诗

（《太阳》中天堂大合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首“诗”——它不是。

献诗

谨用此太阳献给新的纪元！献给真理！
谨用这首长诗献给他的即将诞生的新的诗神！

献给新时代的曙光

献给青春

献诗

天空在海水上方

奉献出自己真理的面容

这是曙光和黎明

这是新的一日

阳光从天而降穿透了海水。太阳！

在我的诗中，暂时停住你的脚步

让我用回忆和歌声撒上你金光闪闪的车轮

让我用生命铺在你的脚下，为一切阳光开路

献给你，我的这首用尽了天空和海水的长诗

让我再回到昨天

诗神降临的夜晚

雨雪下在大海上

从天而降，1982

我年刚十八，胸怀憧憬

背着一个受伤的陌生人

去寻找天堂，去寻找生命

模仿 诗

彼时

太阳在旋转中逐渐变暗

一个苍白的男孩

将要来临

马车道上

落叶飘向远方

行人没有注意

相互错过的陌生悲Sad

淡蓝的天幕下

现出一片淡紫色 sadness

一个男孩走向我们

他的手里

握着天空

我们将被占领

却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夜晚

1988年11月21日诗神降临

这个陌生人是我们的世界

是我们的父兄，停在我们的血肉中

这个陌生人是个老人

奄奄一息，双目失明

几乎没有任何体温

他身上空无一人

我只能用血喂养

他这神奇的老骨头

世界的鲜血变成的马和琴

雨雪下在大海上

1988年11月21日

我背着这个年老盲目的陌生人

来到这里，来到这个

世界的夜晚和中心，空无一人

一座山上通天堂，下抵地府

坐落在大沙漠的一片废墟

1985年，我和他和太阳

三人遇见并参加了宇宙的诞生。

宇宙的诞生也就是我的诞生

雨雪下在黑夜的大海上

在路上，他变成许多人，与我相识，擦肩而过

甚至变成了我，但他还是他。

他一边唱着，我同时也在经历

这全是我们三人的经历

在世界和我的身上，已分不清

哪儿是言语哪儿是经历

我现在还仍然置身其中。

在岩石的腹中

岩石的内脏

忽然空了，忽然不翼而飞

加重了四周岩石的质量

碎石纷飞，我的手稿

更深地埋葬，火的内心充满回忆

把语言更深地埋葬

没有意义的声音

传自岩石的内脏。

天空

巨石围成

中间的空虚

中间飞走的部分

不可追回的

也不能后悔的部分

似乎我们刚从那里

逃离，安顿在

附近的岩石

1985，有一天，是在秋冬交替

岩石的内脏忽然没有了

那就是天空 天空 天空

突然的 不期而来的

不能明了的，交给你的

砍断你自己的

用尽你一生的海水上的天空

天空，没有获得

他自己的内容

我召唤

中间的沉默 和逃走的大神

我这满怀悲痛的世界

中间空虚的逃走的是天空

巨石围在了四周

我尽情地召唤：1988，抛下了弓箭

拾起了那颗头颅

放在天空上滚动

太阳！你可听见天空上秘密的灭绝人类的对话

我召唤：1985！巨石自动前来

堆砌一片，围住了天空上

千万道爆炸的火流 火狂舞着飞向天空

死去的 死去的 死去的

是那些阻止他的人。1988

突然像一颗头颅升出地面

大地裂开了一个口子

天空突然（？）了岩石 化身为人

血液说话，烈火说话：1988，1988

升出大海

在一片大水

高声叫喊“我自己”！

“世界和我自己”！

他就醒来了。

喊 喊着“我自己”

召唤那秘密的

沉寂的，内在的

世界和我！召唤，召唤

半岛和岛屿上十七位国王，听着

从回声长出了原先主人的声音
主人在召唤，开始只是一片混乱的回声
一只号角内部漆黑，是全部世界
号角的主人召唤世界和自己
大海苍茫，群山四起，地狱幽暗，天堂遥远
阳光从天而降，一片混乱的回声
所有的人类似乎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主人，坐在太阳孤独的公社里。
黎明时分
“我自己”
新的“我自己”
石头也不能分享
在可说的这一切
在说话的内部
石头也不能分享
这是新的一日。
这是曙光降临时的歌声
“我原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农奴
被接上了天空，我原是混沌的父亲
是原始的天空上第一滴宰杀的血液
自我逃避，自我沉醉，自我辩护
我不应该背上这个流泪的老盲人
补锅，磨刀，卖马，偷马，卖马
我不应该抱着整夜抱着枪和竖琴
成为诗人和首领。”阳光从天而降穿透了海水
献给你，我的这首用尽了生命和世界的长诗

回忆女神尖叫着
生下了什么
生下了我
相遇在上帝的群山

相遇在曙光中
太阳出来之前
这么多
这么多
晨曦从天而降
我接受我自己
这天空
这世界的金火
破碎 凌乱 金光已尽
接受这本肮脏之书
杀人之书世界之书
接受这世界最后的光
我虚心接受我自己
任太阳驱散黎明

太阳驱散黎明
移动我的诗
号角召唤
无头的人
从铁匠铺
抱走了头颅
无头的人怀抱他粗笨的头颅
几乎不能掩盖
在曙光中一切显示出来。
世界和我
快歌唱吧！

“在曙光中
抱头上天
太阳砍下自己的刀剑
太阳听见自己的歌声”

昔日大火照耀

火光中心 雨雪纷纷

曙光中心 曙光抱头上天

肮脏的书 杀人的书中

此刻剩下的只有奉献和歌声

移动我的诗 登上天梯

那无头的黎明 怀抱十日一齐上天

登上艰难的 这个世纪

这新的天空

这新的天空回首望去：

旧世界雨雪下在大海上。

此刻曙光中，岩石抬起头来一起向上看去。

火光中心雨雪纷纷我无头来其中

人们叫我黎明：我只带来了奉献和歌声

火光中心雨雪纷纷我无头来其中

通向天空的火光中心雨雪纷纷。

肮脏的书 杀人的书 戴上了我的头骨

因为血液稠密而看不清别的

这是新的世界和我，此刻也只有奉献和歌声

在此之前我写下了这几十个世纪最后的一首诗

并从此出发将它抛弃，就是太阳抛下了黎明

曙光会知道我和太阳的目的地。太阳和我！

献给你，我的这首用尽了天空和海水的长诗

太阳

（第一合唱部分：秘密谈话）

（第四手稿）

——（“世界起源于一场秘密谈话”）

放置在 献诗 前面的 一次秘密谈话

人物：铁匠、石匠、打柴人、猎人、火

秘密谈话

打柴人这一天

从人类的树林

砍来树木，找到天梯

然后从天梯走向天堂

他坐下，把他们

投入火中，使火幸福

在天堂，打柴人和火

开始了我记在下面的

一次秘密谈话

正在这时有铁匠、石匠、猎人、卖酒人

和一个叫“二十一”的，经常在天梯上下

他们来去匆匆，谈话时而长时而简短

无论是谁与谁在天梯上相遇

都会谈上他们心中的幻象。

正是这些天梯上的谈话声遮住了

天堂中打柴人与火的谈话声。

因此我没有听见什么

或者说听见不多。

天堂里打柴人与火的秘密谈话

打柴人

记得在黑暗混沌

一个空虚的大城

分不清我与你

都融合在我之中

我还没有醒来

睡得像空虚。

火

在我内部

有另一个

微弱的我

在呼喊

在召唤

召唤他自己

打柴人

第一日开劈了我与你

我从你身上走下

我从你内部走到外部

看到了我自己的眼睛

火

打柴人和火，彼此照亮

旋即认清了对方的面容

并在你的眼睛里

长出了我的身体

打柴人

我与你彼此为证

互为食物和夫妻

我与你相依为命

内脏有着第一日

一劈为二的痕迹

（天梯上传来老石匠的呼喊：）

天空运送的 是一片废墟

我和太阳 在天空上运送

这壮观的 毁灭的 无人的废墟

我高声询问：

又有谁在？

难道全在大火中死光了

又有谁在？

我背负一片不可测量的废墟

四周是深渊 看不见底

我多么期望 我的内部有人呼应

又有谁在？

我在天空深处

高声询问

谁在？

我背负天空

我内部

背负天空

我内部着火的废墟

越来越沉

我只有沉沦

更深地陷落

灭绝的大地

四季生长

无人回答

我是父母，但没有子孙

一片空虚

又有谁在？

天空的门

紧紧地关着

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出去

没有人上来也没有人下去
海水和天空
我内心着火的废墟 广阔的涌动
这全部的大火在我的脊背上就要凝固
这全部的天空
在我内部
就要关闭

一万种暴力
没有头颅
坐在海底
站在天空上呼喊

这全部的天空今天
在我内部就要关闭
减轻人类的痛苦
降低人类的声音
天空如此寂静
就要关闭
又有谁在？

闪电大雷
这燃烧的
从天而降的
亮得像狰狞的白骨
红得像雨中的大血
响得就是夺命的鼓！
又有谁在？

寂静的天空你
封闭的内部

是吼叫的废墟

大海 突然停顿在上空

突然停顿在我的头顶

关闭了所有的天空

天地马上就要

不复存在

天空

轰轰倒下

葬在 没有头颅的大海

这哪是天空

只是天空的碎片

五脏缠绕着

这天空的碎片

这没有头颅的大海

这三位大地的导师

五脏缠绕着你们

召唤你们

轰炸你们

这一种爆炸中

又有谁在？

八面天空

有七面封闭

剩下那

最后的

末日的

火光照亮的

一面废墟

也要关闭

孩子 那些孩子们呢

我用全部世界换来的
那些孩子呢
最后的天空就要关上
孩子呢 又有谁在？

我站在天梯上
看见这半开半合的天空
这八面天空的最后一面
我看见这天空即将合上
我看见这天空已经合上

从天空迈出一歩
三千儿童
三千孩子
三千赤子
被一位无头英雄
领着杀下了天空
从天空迈出一歩
那位无头英雄
领着孩子们降临大地
正是黄昏时分
无头英雄手指落日
手指落日和天空
眼含尘土和热血
扶着马头倒下

我在天空深处高声询问 谁在？

我
从天空中站起来呼喊
又有谁在？

最后一个灵魂

这一天黄昏

天空即将封闭

身背弓箭的最后一个灵魂

这位领着三千儿童杀下天空的无头英雄

眼含热泪指着我背负的这片燃烧的废墟

这标志天堂关闭的大火

对他的儿子们说，那是太阳

孩子们，三千孩子活下了多少

三千孩子记住了多少

孩子们，听见了吗

这降临到大地上后

你们听到的第一个

属于大地也属于天空

的声音：孩子们，听见了吗，那是太阳

太阳

无头的灵魂

英雄的灵魂

灵魂啊，不要躲开大地

不要躲开这大地的尘土

大地的气息大地的生命

灵魂啊，不要躲开你自己

不要躲开已降到大地的你自己

你为何要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扶着你骑过万年的天空飞马的头颅

你为什么要倒下 你为什么这么快地离去

你再也不能离去

莫非你不能适应大地
你这无头的英雄
天空已对你关闭
你将要埋在大地
你不能适应的大地
将第一个埋葬你

灵魂啊，不要躲开
我问你，你的儿子们
活下去了吗？

我站在天梯
目睹这一切
我在天空深处
高声询问
谁在？

从天空中站起来呼喊
又有谁在？

* * *

大地上充满了孩子的欢乐，也传到天堂
（这时刻天堂中打柴人和火
抛开了秘密谈话，高声歌唱
歌唱青春——那位无头英雄）

大合唱：献给曙光女神 献给青春的诗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大地
开天劈地

世界必然破碎

青春迎面走来

世界必然破碎

天堂欢聚一堂又骤然分开

齐声欢呼 青春 青春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世界

天地突然获得青春

这秘密传遍世界，获得世界

也将世界猛的劈开

天堂的烈火，长出了人形

这是青春 依然坐在大火中

一轮巨斧劈开

世界碎成千万

手中突然获得

曙光是谁的天才

先是幻象千万

后是真理唯一

青春就是真理

青春就是刀锋

石头围住天空

青春降临大地

如此单纯

* * *

打柴人

在火光中

在火光中 我跟不上那孤独的

独自前进的、主要的思想。
在火光中，我跟不上自己那孤独的
没有受到关怀的、主要的思想
我手中的都已抛弃
但没有到达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
剩下的我紧握手中
他们都不在这里
而紧紧跟上了被抛向远方的伙伴。

在长长的，孤独的光线中
只有主要的在前进
只有主要的仍然在前进
没有伙伴
没有他自己的伙伴
也没有受到天地的关怀

在长长的、孤独的光线中
只有荒凉纯洁的沙漠火光
紧跟他的思想
只有荒凉的沙漠之火
热爱他，紧跟他的脚步
在火光中，我跟不上自己那孤独的
独自前进的，主要的思想
我跟不上自己快如闪电的思想
在火光中，我跟不上自己的景象
我的生命已经盲目
在火光中，我的生命跟不上自己的景象

在长长的、孤独的光线中
两块野蛮的石头
永远地放走了他自己的飞鸟

在火光中
我跟不上自己的景象
打柴人
在火中我的双脚变成了一只舌头
举起心脏，摔碎在太阳的鼓面
鼓手终于在火中像火一样笑了
像火一样寂寞，像火一样热闹
天堂之火的腹部携带着我和你
在火中我的舌头变成了两只大脚。
我在吐火
我长出一万个头颅
每只头颅伸出一只手
牵着一个兽头
那也是一只万头之兽
他也在吐火

我们一齐吐火

这火一直从天堂
挂到大地和海水
火
青春
贯穿了
我
青春！蒙古！青春！
上帝坐在冬天无限的太空
面朝地穴三万六千 岁年十二 人口亿万
六百车轴旋转 不避疯狂 天空万有
天空以万有高喊万有
面朝地穴在旷野大火之上呼喊：蒙古！蒙古！
马骨十万八千为船，人头十万八千为帆

一阵长风吹过

上书“灭绝人类和世界”

* * *

夜歌

天梯上的夜歌，天堂的夜歌

天梯上的夜歌

天堂的夜歌

夜歌歌唱了我

弓箭放下，

我画出山坡

太阳放下弓箭

夜晚画出山坡

一群群哑巴

头戴牢房

身穿铁条和火

坐在黑夜山坡

一群群哑巴

高唱黑夜之歌

这是我的夜歌

这是我的夜歌

歌唱那些人

那些黑夜

那些秘密火柴

投入天堂之火

黑夜 年青而秘密

像苦难之火

像苦难的黑色之火

看不见自己的火焰

这是我的夜歌

黑夜抱着谁

坐在底部

烧得漆黑

黑夜抱着谁

坐在热情中

坐在灰烬和深渊

他茫然地望着我

这是我的夜歌

坐在天堂

坐在天梯上

看着这一片草原

属于哪一个国王

多少马

多少羊

多少金头箭壶

多少望不到边的金帐

如此荒凉

将我的夜歌歌唱

天堂里的流水声

（合唱部分）

在天堂里

大地只是一片苦树叶

珍藏在天堂

大海只是燃烧的泉水

只有一滴

而太阳是其中狩猎

和剥皮的猎人

苦叶子
是那三千赤子之一
被那名为青春
的无头英雄
领着杀下天空
的三千赤子之一

在天堂
在夜歌中
一片苦叶子
和半根豹骨
我造人
男人和女人
在天堂相遇

在天堂的黄昏
转眼即是夜晚

在夜歌中相遇
扔下了开天斧子
住进了天堂歌声

三个神明合上他的眼睛
住进一片苦树叶
没有他的树
没有他的树枝和树根
没有他的种子
没有他的父母
三个人扔下开天的斧子
住在其中
一片苦树叶就是大地的全部内容

也是他的形式和全部重量
也是幸福 也是地母 也是深渊和空虚

欢乐女神住在其中
一片苦叶子的幸福
大地不能承受
大地必然倾斜
只有一片苦叶子
珍藏大地的秘密
他的苦草根没有经历过死亡
没有人能在大地上
找到这一片名叫大地的树叶

这一片苦树叶住在天堂
大地不能承受，大地必然倾斜
这一片苦树叶住在天堂的合唱
左边是大海这一滴的泉水燃烧
右边是正在狩猎和剥皮的太阳

原 诗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的沉睡究竟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
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向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模 仿 诗

春潮在苇叶的剪切中涌进村庄
一个单身汉细小地笑着
他有五个弟弟
他们都在严凛的大雪中
睡着，为去世的哥哥 mourning
他们在冻硬的土炕上睡觉
手放在胸口
温暖而湿润
他是独生子
六个姐姐已经够了
他在别人抖动的泪光中长大
他的微笑没有泪水
他在扩大形的欢乐里活着
所以，当春天来临
十个海子笑起来
变成烟和 vapor
我们只用耳朵就能听到春天
他从冰水中醒来
醒来，又轻轻落下
那片树叶没有落进海里
它在漂，在岸的另一边
注视着我们
我们要生活
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薄瓦掀起
让我们上的草灰缓缓流下
我们不需要房子
一棵树就足够了
它的头发被太阳梳得蓬松

天空在一点点缩小

需要十一个海子

原 诗

在什么树林，你酒瓶倒倾
你和泪饮酒，在什么树林，把亲人埋葬

在什么河岸，你最寂寞
搬进了空荡的房屋，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什么季节，你最惆怅
放下了忙乱的箩筐
大地茫茫，河水流淌
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

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
奔向远方，你去而不返，是哪辆马车

模 仿 诗

在大壁毯中，
我们走着，走着；
钟声在远处飘荡。
在大壁毯中，
我们走着，走着；
花园里飘着月色。
在大壁毯中，
我们走着，走着；
小屋伸向中间。
在大壁毯中，
我们坐下，坐下；
蜷缩着成双成对的炉火。
在大壁毯中，
我们长久地坐着，
好像永远不起来。
在大壁毯中，
仍然是深夜，仍然是月，
仍然是那片深深的小树林，
仍是爱……
再没有路了，
再没有！
松树的针尖上
闪着露水的银星。
再没有路了，
黑森林一样密集的草，
长满了苔藓和薄雪。
再没有路了，
弯曲的根须

在淤泥中休眠。
再没有路了，
死寂的灰蚂蚁在搬运，
搬运着潮湿的沙土

原 诗

我知道了
什么是眼泪
雨水
在荷叶的掌心滑动
浸湿了小手帕
使上面的花朵
变得鲜艳
蜜蜂，用鼻子唱歌
从一叠叠建筑中飞出
拿着透明的小桶
它要结婚
要在月亮们到来之前
洗刷新房的墙壁
我知道了
什么是眼泪
小溪
忘记了路标
在一阵微笑中
跌得粉碎
惊魂不定的水母
都游进深夜
海洋里没有声音
没有任何猜测
有多少星星
有多少星星溅起的水泡
就有多少生命
我知道了
什么是眼泪

模 仿 诗

我知道了，
什么是眼泪
雨水
在鸟蛋般的小窗上
潺潺落着
梦，滑腻得
像一层层蜜糖
里边有萤火虫
里边有琥珀里的知了
里边有昆虫
有褪色的羽绒
有刚硬的叶片
雨季结束了
晴空一片
蝉在枯枝上
叫着寂寞
我看着你
山，伸入海洋的骨骼
青色的，惨白得
像是一种药品
你看着我
海水，无色的目光
无色，像露水一样
沉降着
深深的海滴
在你的眸中
深深的海，藏着大陆
藏着岛屿

乌云

一片又一片黑帆

放射着闪电

追赶浪花

在洗劫的路上

撒满天真的种子

耕耘的季节已经过去

沙地上

鲮鱼的眼睛半闭半睁

不知痛苦的贝壳说

我要心

我知道了

什么是眼泪

藏着大陆的眼睛

岛屿的眼睛

最后，是雨

那个紫色的悲剧

装满紫罗兰

装满风

我被抖散着

在山坡上落进草地

草地上有蜗牛

有落叶

有木

原 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模 仿 诗

我要在最好的年纪里
喜欢你
喜欢到生命的尽头
直到深深的雪融进泥土
直到阳台上
一只枯萎的花
被我们久久端详
在春天的阳光下
你眼睛里闪着星星
我心上的雪花
还在不断飘落
我们一直不说昨天
不说在草场上
那些无法避免的事
不说
不说
只说今天
只说
今天天气真好
看那飞翔的鸽子
太阳在拐弯处
亲吻着波浪
我们带着自由
飞过光辉的世纪
带着身体上
未熔化的雪
未熔化的
就像那个瓶子一样

永远清澈的

青春

附注

这首抒情小诗写于1989年春。发表时的标题是《给父母》。在当时已为人所知的顾城的作品中，这首抒发了青年一代最纯真感情的小诗，是最富浪漫色彩

原 诗

我喜欢穿
旧衣裳
在默默展开的早晨里
穿过广场
一蓬蓬郊野的荒草
从空隙中
无声地爆发起来
我不能停留
那些瘦小的黑蟋蟀
已经开始歌唱
我只有十二岁
我垂下目光
早起的几个大人
不会注意
一个穿旧衣服孩子
的思想
何况，鸟也开始叫了
在远处，马达的鼻子不通
这就足以让几个人
欢乐或悲伤
谁能知道
在梦里
我的头发白过
我到达过五十岁
读过整个世界
我知道你们的一切——
夜和刚刚亮起的灯光
你们暗蓝色的困倦

模 仿 诗

那个年代
我常常到学校的操场上去
去观赏那片水
观赏那个小水塘里
活泼的小金鱼
忽然，我听见一阵喧闹
原来有掘土的青年
在掘校园的地基
他们用脚踢着泥土
嘴里嚼着早餐的馍馍
我却在幻想
幻想那一张张可爱的容颜
始终被草地所庇护
被秋天的落叶所覆盖
幻想在一片寂静之中
神灵般的树根
会悄悄拉紧少年的裤脚
幻想陈旧的砖块
缓缓被融化掉
四周漂满青春的河水
幻想无数柔软的波纹
在倾诉……
后来，果然这样幻想过
幻想够了
才回到现实中来
那些不安分的青砖
已被毒虫啮空
在远处，混凝土正在升起

出生和死
你们的无事一样
我希望自己好看
我不希望别人
看我
我穿旧衣裳
风吹着
把它紧紧按在我的身上
我不能痛哭
只能尽快地走
就是这样
穿过了十二岁
长满荒草的广场

像一片巨大的蘑菇云
正在飘移……
但我却没有忘记
那个小水塘中的

原 诗

天亮我梦见你的生日
好像羊羔滚向东方
——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黄昏我梦见我的死亡
好像羊羔滚向西方
——那太阳落下的地方

秋天来到，一切难忘
好像两只羊羔在途中相遇
在运送太阳的途中相遇
碰碰鼻子和嘴唇
——那友爱的地方
那秋风吹凉的地方
那片我曾经吻过的地方

模 仿 诗

天上蒙着黑色的网，
毒蛇却在窃喜；
它用最光润的鳞甲，
划破了天幕。
一大群春天的兵，
将从四面八方涌出，
去打开自由的大门。
哦，不，再不要想，
那不幸的生日。
那死亡的花，已开过，
另一片林子中，
正飘着祝福的歌。

原 诗

我相信歌声
黎明是嘹亮的，大雁
一排排升起
在光影的边缘浮动
细小的雪兔
奔走着，好像有枪声
在很低的地方
鱼停在水闸的侧面
雾，缓缓化开
像糯米纸一样
好像有枪声
在小木桥那边
最美的是村子
那些长满硬鬃毛的屋顶
有些花在梦中开了
把微笑变成泪水
那么洁净地
等待亲吻，一个少年
醒得很早
呆呆地望着顶棚
货郎鼓在昨天丁丁冬冬
他早就不信薄荷糖了
不信春天的心
是绿的，绿得
透明
我相信歌声
在最新鲜的玉米地里
种子，变成了宝石

模 仿 诗

我相信歌声
它震响在千百年前
就震颤着民族的记忆
水的歌
含金的歌
竹子的歌
竹子因韧性和谦虚
而发出红色的吟唱
雨蛙在沼泽地边缘
盲目地呜咽
蚯蚓掘土时的伙伴
是一月一月的泥土
它们没有歌声
只有湿漉漉的脊背
夏天的草叶
秋天的树叶
它们的呼吸
和一片森林的呼吸相同
一片森林的呼吸
是乐谱和诗
风从没有喘息
那淡蓝色的烟丝
就是诗的足迹
呵，我相信歌声
它将在明天
像潮汐般升起
越过拥挤的街道
越过身后的墓地

木制的城堡
开始咯咯抖动，地震
所有窗子都无法打开
门、门、楼梯间
喷出了幽幽的火焰
门！门后的圣母像
已老态龙钟
快垂下肩膀，憔悴一点
关上煤气的龛灯
一切都悄然无声
太阳就要来了
一切都悄然无声
太阳来了，它像变形虫一样
游着，伸出伪足
里边注满明亮的岩浆
窗帘也在燃烧前飘动
反光突然从四面
冲进市政大厅
宣布占领
早晨是一个年轻的公社
宣布：没收繁星
我相信歌声
乳色云化了，彩色玻璃
滴落到地上
到处都晃动着可疑的
热情，火从水管中流出
流到地上，沙土
像糖一样黏稠
一点一点露出白热的愿望
到处都晃动着可疑的
光明，呼吸

遥望属于我们的世纪
遥望
那些金属和混凝土的花朵
绽开的时候
将是几种颜色的美丽

呼吸、醒、醒
不间断地把酒藏好
抽打七色花
让世界溅满斑斑油彩
快抽打七色花吧
家具笨重地跑过大街
在水边不断扑倒
巨大的风从琴箱中
涌出，黑人组成了铜鼓乐队
雷声在台阶上滚动
绳子，快拴住风
绳子！工作鞋在海上漂着
海洋在不断坍落
快拴住帆布的鸟群
我相信歌声
只有歌声，湿润的
小墓地上
散放着没有雕成的石块
含金的胶土板
记载着战争
我已做完了我的一切
森林和麦田已收割干净
我已做完了我的一切
只有歌声的蜂鸟
还环绕着手杖飞行
我走了很久
又坐下来搓手上的干土
过了一会儿
才听见另一种声音
那就是你
在拨动另一片海岸的树丛

你笑着，浴巾已经吹干
天上蒙着淡蓝的水气
你笑着，拨开树丛
渗入云朵的太阳
时现时隐，你笑着
向东方走来
摇落头上的纷纷阵雨
摇落时钟
我相信歌声

068 《泡影》

顾城

相似度 0.011

原 诗

两个自由的水泡
从梦海深处升起……
朦朦胧胧的银雾
在微风中散去
我像孩子一样
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
徒劳地要把泡影
带回现实的陆地

模 仿 诗

你像一片刚刚成熟的果
被阳光涂在红晕里
我像一片淡蓝的云
一直在天上看着你
我们相隔在空间的两
边
虹膜颜色的河
还在继续流着
梦像游动的水虫
还在那里营篱
我们像金太阳和
银月亮
那样永远相恋
用淡淡的光
做一个日子
在慢慢飘散中
保存对方……

原 诗

我们的嘴唇第一次拥有

蓝色的水

盛满陶罐

还有十几只南方的星辰

火种

最初忧伤的别离

岁月呵

你是穿黑色衣服的人

在野地里发现第一枝植物

脚插进土地

再也拔不出

那些寂寞的花朵

是春天遗失的嘴唇

岁月呵，岁月

公元前我们太小

公元后我们又太老

没有人见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

但我还是举手敲门

带来的象形文字

撒落一地

岁月呵

岁月

模 仿 诗

大月球白了

牙

缺了

一片

缺了一片

不整齐

好像因为一次误会

撒了糖

好像因为一次误会

撒了糖

不知什么时候

太阳

和月亮

都开始嚼饭

不知什么时候

太阳

和月亮

都开始嚼饭

不知为什么

他们都嚼饭

太阳在嚼饭

一边闪闪烁烁

微笑

一边闪闪烁烁

微笑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嚼饭

太阳在嚼饭

到家了
我缓缓摘下帽子
靠着爱我的人
合上眼睛
一座古老的铜像坐在墙壁中间
青铜浸透了泪水

岁月呵

中午的
那种
不知为什么
他们都嚼饭
中午的
那种微笑
那么圣洁
那么永恒
也许
就在那个时刻
月亮
真的把头仰起
大画家
油漆桶
掉了
地上
涂着
焦油般
美丽的颜色
到处是颜色
青青的
草地
红红的
沙岩
到处是颜色
碎瓦片
也闪光
到处是颜色
在古塔的顶层
一个

原 诗

美丽如同花园的女诗人们
相互热爱，坐在谷仓中
用一只嘴唇摘取另一只嘴唇

我听见青年中时时传言道：萨福

一只失群的
钥匙下的绿鹅
一样的名字。盖住
我的杯子

托斯卡尔的美丽的女儿
草药和黎明的女儿
执杯者的女儿

你野花
的名字。
就像蓝色冰块上
淡蓝色水清的溢出

萨福萨福
红色的云缠在头上
嘴唇染红了每一片飞过的鸟儿
你散着身体香味的
鞋带被风吹断
在泥土里

谷仓中的嚶嚶之声

模 仿 诗

你的影子在水里漂动
我躺在一个地方

Ocean

把嘴紧紧抵起

不许笑

我没穿外衣

草灰色的门板上

画着飞舞的蚊子

没涂口红的大母牛

红辣椒

那辣椒真辣

那句箴言在不断重复

不能爱玛格丽特

不能吻玛格丽特 Ocean

你的吟唱始终环绕我的耳朵

像一条

紧紧缠绕的蛇

把我缠住 Ocean

你的吟唱

像音乐那样美妙

我没被太阳烧死

云朵在我头顶飘飞

海洋在我的下面

波澜起伏

没溅湿一头白发

萨福萨福

亲我一下

你装饰额角的诗歌何其甘美

你凋零的棺木像一盘美丽的

棋局

原 诗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有门，不用开开
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
早晨，黑夜还要流浪
我们把六弦琴给他
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
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
我们要乘着它
度过一生
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
然而，它有历史
有一分天空，一分月亮
一分露水和早晨
我们爱土地
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
泥土，门也晒热了
我们轻轻靠着
十分美好
墙后的草
不会再长大了

模 仿 诗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有门，不用开开
是我们的园地
门如果开了
那是工作
是请进来。客人
如果口拙
就给我们唱歌
我们付钱去
买一朵花
买得 propriety，是数清accouunts
门如果开了 洁净地
白晃晃 是我们的花园
不开花草
只开满白天和黑夜
最稳定的窗户
霜气
从前厅穿过猎猎的风旗
我们猜谜子
将被折断的钥匙藏好

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附注 作者曾将第四段以下删去，二者各有深意。

让太阳爬过窗子边

去寻找他的出路

住在篱笆另一边

是邻居

走两三步便是跑道

有蝴蝶飞来

就是招待

原 诗

神秘客人那位食玉米担玉米 草筐中埋着牛肝
的那光棍

在春天用了一把大火
烧光家园 使众人受伤

大家伤心唏嘘不已
穷得叮当响的酒柜上
光棍光芒万丈

老英雄
走上前来
抱住那光棍
坐在黄昏
歌唱江山
布满眼泪

模 仿 诗

冬天
变得非常寂静
雪
在松枝上跳舞
谁也没注意到
一个小男孩
很认真地
数着雪片
忽然
他摇晃了一下
像棵倒翻的小树
这就是我——
一个光棍几岁
我的生日
是一个淡色的 snowball
谁也不知道
包括母亲
更不会想到
将来会有那么丰满的雪花
和果实
更不会知道
我现在唯一的朋友
就是
一勺勺融化的雪水
它们从很高的天空
飘下来
好像在举行一次
会议

也许
在一次意外的风吹后
我会解散
会像一片失去
羽毛的浮冰
永远漂浮在
知识和故事的海中央
也许
会有一个傍晚
我累了
靠在冰面上
望着太阳花
望着夕阳
缓缓地移动
听着水波
柔弱的笑声
听到了么？
没有
谁也没有
听见一个光棍儿

原 诗

我坐在中午，苍白如同水中的鸟
苍白如同一位户内的木匠。
在我钉成一支十字木头的时刻
在我自己故乡的门前
对面屋顶的鸟
有一只苍老而死。

是谁说，寂静的水中，我遇见了这只苍老的鸟

就让我歇脚在马厩之中，
如果不是因为时辰不好，
我记得自己来自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
或者让我的脚丫在木匠家中长成一段白木
正当鸽子或者水中的鸟穿行于未婚妻的腹部
我被木匠锯子锯开，做成木匠儿子
的摇篮。十字架

模 仿 诗

让我把脚丫
搁在黄昏中
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
你就会听见
一种奇怪的音乐
这是锯末的乐曲
红磷癩在终点处
燃着
白胶在加热
铁锤融化着
弧形的泥板
上撒满沙子
锤背一下下
用力钉着
一个木制的心
并极其认真地
把它打磨光滑
最后，很亮的刀尖
切入鲜红的蜡烛
和一些故事
润湿的纸张
锁住它们
不要吵闹
用布条仔细缠紧
门窗和阁楼
覆盖上千叶
雨季已经过去
没有人迹

甚至一个蜘蛛
也懒得奔波
只有这种小小的
木盒子
还贮藏着希望
和一种油亮的
不可侵犯的怒气

原 诗

让我来告诉你
她是一位美丽结实的女子
蓝色小鱼是她的水罐
也是她脱下的服装
她会用肉体爱你
在民歌中久久地爱你

你上上下下瞧着
你有时摸到了她的身子
你坐在圆木头上亲她
每一片木叶都是她的嘴唇
但你看不见她
你仍然看不见她

她仍在远处爱着你

模 仿 诗

你在山中醒来
缓缓转动头颅
那巨大沉重的石块
曾使神态凝固的野花
升上天去
你在沉睡中
伸出手臂
擦去蒙眬的泪痕
展开了清晰的版画
阳光像一片温暖的海
在你的身边涌动
细长的帆体上
淀满了珍珠
巨大的贝壳还在
森林的法典中吟诵
在展开时回光里
闪耀着彩色的液体
多么美妙的诞生
我醒来是在室内
ereal 从镜片后面飘过
白瓷一样光洁的忧愁
和一些不易觉察的裂纹
茶几上的鸟笼
因缺少绿竹而遗憾
窗外是喑哑的秋风
和失去树叶的杨树
我不能独自站着
一会儿就坐了下来

失明了，听不见
也不能感受温暖
假肢呢？它在哪里？
影子

原 诗

你靠着黄昏
靠着黄昏的天空
像靠着昼夜的转门
血的花朵在开放
在你的胸前
在你胸前的田野上
金色的还在闪耀
紫色的已经凋零
你无声的笑
惊起一片又一片
细碎的燕群……
刽子手躲在哪里？
炊烟迟缓而疲惫
河流像它透明的影子
多少眼睛望着你——
杨树上痛苦的疤结
绿波上遗忘的气球
老教堂上拼花的圆窗……
呆滞、疑惑、善良
你多想把手放在
他们的额前
（不是抖动的手）
让他们懂得
刽子手逃走了吗？
血流尽了
当然，还有泪
冰凉的晚风冲洗着一切
连同发烫的回光

模 仿 诗

你默默地把双手张开
一片片白皑皑的雪
在臂下落进海里
在远处闪光
你在传递一颗心
为了传递人类爱
你被叫做桥梁
河流从桥栏中流过
收集着石块和羽毛
它要到远方去
告诉所有贝壳和森林
桥倒了，真了
多么少的人目击
鸟们在空气的刹车下
慢慢转过身躯
一堆无辜的石头
被压住火和草的任性
没有一个人
比死得太多的人
更少，像叶片般
漂浮的湿棉纱
远了，再远些
缩小的世界里
没有一个人是你
就像没有一朵花
是同一朵花
不过，那些绿叶和瞬间
并没有因为

遗念，和那一缕淡色的头发
你慢慢、慢慢地倒下
生怕压坏了什么
你的手、深深插进
温柔的土层
抓住一把僵硬的路
攥得紧紧……
夜幕，布满弹洞
刽子手
你们可以酣睡了。

你的沉默而懈怠
它们照样思考生活
放大镜中的蚜虫
咬着方格纸
继续那声令色
一棵树还

原 诗

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他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
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

模 仿 诗

蓝空鸟
一排黑卡车
冲进了市场
讨价声
偷税犯的叫喊
迅速转向
醉汉的非诚勿扰
再看那老者
一脸惶惑
他刚刚坐错了车
珊瑚
像茶盏一样
镶嵌在钢钎上
永远滤不出泉水
那个圆盘
也不是飞轮
只转动过
运送石油
运送腐败的观念
现在
又在旋转今天
那些可爱的数字
代表蔬菜
代表储蓄
代表青菜加鸡蛋
一个母亲
所需要的一切
鸟，安静地睡着

尾羽下

有一片圣殿的中国土丝

灰色细小

无法收集

原 诗

天上的音乐不会是手指所动

手指本是四肢安排的花豆

我的身子是一份甜蜜的田亩

我感到魅惑

我就想在这条魅惑之河上渡过我自己

我的身子上还有拔不出的春天的钉子

我感到魅惑

美丽女儿，一流到底

水儿仍旧从高向低

坐在三条白蛇编成的篮子里

我有三次渡过这条河

我感到流水滑过我的四肢

一只美丽鱼婆做成我缄默嘴唇

我看见，风中飘过的女人

在水中产下卵来

一片霞光中露出来的长长的卵

我感到魅惑

满脸草绿的牛儿

倒在我那牧场的门厅

我感到魅惑

有一种蜂箱正沿河送来

蜂箱在睡梦中张开许多鼻孔

模 仿 诗

我感到魅惑

蓝色的火焰在杯中摇动

甜的苦的泪水在混浊的河水中流淌

岸上有凶器，有干草

有树根，棕黄色，被太阳晒得发热

我不想接近

不想让手摸湿了碑上的字迹

不想让脉搏发出几声轰响

风，在起

把湿草纸般薄薄的鳞片散落在空中

把鲈鱼散大的卵抛得乱 碰

太阳离我只有片刻

炽热的云朵将在那里变成虫豸

我没有害怕，没有用一把剪刀

去整理颤动的草页

我已经看过天极

乌云和黎明的小船将在那里飘荡

有一只美丽的鸟面对树枝而坐

我感到魅惑

我感到魅惑

小人儿，既然我们相爱

我们为什么还在河畔拔柳哭泣

原 诗

吃麦子长大的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
碗内的月亮
和麦子
一直没有声响

和你俩不一样
在歌颂麦地时
我要歌颂月亮

月亮下
连夜种麦的父亲
身上像流动金子

月亮下
有十二只鸟
飞过麦田
有的衔起一颗麦粒
有的则迎风起舞，矢口否认。

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
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
家乡的风
家乡的云
收聚翅膀
睡在我的双肩

麦浪——

模 仿 诗

我醒来
就看见你
在大平原上
闪烁——麦芒的斜辉
你收回目光
便低垂下头
麦穗
是谦虚的
它不看天
也不看人
只静静地
躺在地平线上
等待无生命的
和
生命的汇聚
雨季已经过去
干旱
而公正的火星
开始了新一轮
火热的运算……
我的言语
像散落在石块间的
细屑
默默的
和你的默默相对
我知道
在干旱的咀嚼中
你++

天堂的桌子
摆在田野上
一块麦地。

收割季节
麦浪和月光
洗着快镰刀。

月亮知道我
有时比泥土还要累
而羞涩的情人
眼前晃动着
麦秸。

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
收麦这天我和仇人
握手言和
我们一起干完活
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
此刻我们心满意足地接受。

妻子们兴奋地
不停用白围裙
擦手。

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
我们各自领着
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
的孩子 在河流两岸
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
洗了手

门儿没开
主人
没声
邻居们也在
悄悄收获——
红辣椒++
++
橘红色的火焰++
++
橙绿色的梦汁++
++++
于是我也++
门儿++
主人++
火焰++
橘红色的火焰++
橙绿色的梦汁++
++门前升起一片
橘红色的霞光
静静的
像一片烹鱼的泉水
在黎明后沸腾……

准备吃饭。

就让我这样把你们包括进来吧

让我这样说

月亮并不忧伤

月亮下

一共有两个人

穷人和富人

纽约和耶路撒冷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

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

白杨树围住的

健康的麦地

健康的麦子

养我性命的麦子！

原 诗

清明
淡紫色的风
颤动着——
溶去了繁杂、喧嚷
花台布
和那布满油迹的曲调……
这是水乡小镇
我走来，轻轻地
带着丝一样飘浮的呼吸
带着湿润的影子
鲜黄的油菜花
蒲公英，小鹅
偷藏起
我的脚印
我知道
在那乌篷船栖息的地方
在那细细编结的
薄瓦下
你安睡着
身边环绕着古老的谣曲
环绕着玩具
——笋壳的尖盔
砖的印
陶碗中漂着萍花
停着小鱼
甲虫在细竹管里
发出一阵噪响……
你的白云姥姥

模 仿 诗

清明
淡紫色的风
携带着
刚刚发芽的记忆
去了田野
去了荒草堆中
被遗忘的宫殿
我船中的泉水
依然像以前一样
那么洁净
它冲淡了暑气
又缓缓渗入
地下温热的血脉……
城外
是起伏的草地
草地的尽头
是水，细细的
像沙洲上
散放着羽毛的河岸
清纯的水
拥抱着上游
Amphitryon
那片林木
那片红墙衬出的
绿丛中
散落在平沙上的村庄……
我走了
沿着小路

合上了帐幔
黝黑的小印度弟弟
还没诞生
我听见
鸟和树叶的赞美
木锯的节拍
橹的歌
拱桥和兰叶弧形的旋律
风，在大地边缘
低低询问……
我感到
绿麦的骚动
河流柔软的滑行
托盘般微红的田地上
盈溢的芳香……
呵，南方
这是你的童年
也是我的梦幻
……
嗯，你喜欢笑
虽然没有醒
是找到了，板缝中
遗落的星星？
那僵硬的木疖
脱落着
变成花香和雾的涌泉
北风，和东方海的潮汐
在你的银项圈中
回旋，缓缓……
是父亲绵长的故事？
是母亲

在近处
在我的四周
喷溅着清澈的微笑
在远处
伴我行进的，还是
水，缓慢流过的水
像母亲的眼泪
像历史的泪水
流向远方，流向远方……

不愿诉说的情感？

.....

我走过

像稀薄的烟

穿过堂屋、明瓦

穿过松花石的孔隙

穿过一簇簇拘谨的修竹

没有脚印

没有步音

排门却像琴键

发出阵阵轻响

.....！.....！

我知道了

我有两次生命

一次还没结束

一次刚刚开始

在你暂短的梦里

我走了

我走向四面八方——

走向森林

踏入褐菌的部落

走上弯弯曲曲的枝条和路

跃过巧妙起伏的丘陵

走向沙洲

走向大江般宽阔的思想

走向荆条编成的诗

藏进蜂窝、鸟巢

走向即将倒坍的古塔

烟囱、线架的触角

渗入山岳

——勇士的内心

潜入海洋
永不停息的吻……
在你醒来时
一切已经改变
一切微小得令人吃惊
现实只是——
蛛网、青虾的细钳
还在捕捉夜雨的余滴
梦的涟漪……
我
将归来
已经归来！
踏上那一级级
阴凉温热的石阶
踏上玄武岩琢成的
圆桌和柱基
在小竹门外，在小竹门外
作为一个世界
把你等待

原 诗

呼吸，呼吸
我们是装满热气的
两只小瓶
被菩萨放在一起

菩萨是一位很愿意
帮忙的
东方女人
一生只帮你一次

这也足够了
通过她
也通过我自己
双手碰到了你，你的

呼吸

两片抖动的小红帆
含在我的唇间
菩萨知道
菩萨住在竹林里
她什么都知道
知道今晚
知道一切恩情
知道海水是我
洗着你的眉
知道你在我身上呼吸，呼吸

模 仿 诗

你骑着白驴子
走回来了
带着满头鲜花和果子
我穿着粗布棉衣
站在那里
手捧一杆小秤
黑油油的土地上
撒着星星
星星是白的
泥土是黑的
风，一个一个
亲吻着稻秧
我在等着你
第一次，没有忘了 weights
虽然我们的头发
都被 tobacco
染黄
牙齿也被嚼烂过
但还有那红绳上的
日子
还有一叠颠倒的
圣母像
像是在告示：丈夫
我是你的妻子
你是我的丈夫
这无关天 regard
夜晚已经悄悄降临
马灯熄灭了

菩萨愿意
菩萨心里非常愿意
就让我出生
让我长成的身体上
挂着潮湿的你

马灯的烟正在散去
前面是大海
周围是岛屿和风
我们都惊异地
低低说了声：好
然后，转动转身
开始想念
想念那些陈旧的
同代人
和他们的不幸
和即将来临的

081 《长发飞舞的姑娘》

顾城

相似度 0.010

原 诗

（五月之歌）
玫瑰谢了，玫瑰谢了
如早嫁的姐妹漂落，漂落四方
我红色的姐姐，我白色的妹妹
大地和水挽留了她们 熄灭了她们
她们黯然熄灭，永远沉默却是为何？
姐妹们，你们能否告诉我
你们永久的沉默是为了什么

长发飞舞的黑眼睛姑娘
不像我的姐姐 也不像妹妹
不似早嫁的姐妹迟迟不归

如今我坐在街镇的一角
为你歌唱，远离了五谷丰盛的村庄

模 仿 诗

在山路边
在古树下
一个长发飘逸的姑娘
正和同伴说话
她忽然望着太阳
让短树枝编织的花瓣
从细小的缝隙中落进我的头发
我感到温暖的露水
我展开真诚的微笑
我想：她在对我笑

原 诗

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
草变成了树林
我的心荒凉得很
舌头下有一个水洼
影子从身体里流出
我是从一盏灯里来的
我把蟋蟀草伸进窗子
眼睛放在后面，手放在街上

模 仿 诗

街道
像一条条虫子
分布在大地的周围
房屋
像一把把扇子
分布在街道中间
石块
默默躺在
渴望碾压的愿望上
花草
小心地簇拥着自己
好像保护内心的圣物
行人
从草与砖之间走过
好像在完成一种手续
没有谁关心石块
更没有谁
喜欢躺在地上的草
风
在一切经过之后
哼了哼
就走了

原 诗

那是一片冬季的草场
草长得不高，但很兴旺
我的头颅就埋在这里
搂抱着夜色中的山冈

山冈上这些草长得和去年一样
似乎没有经历死亡
短暂的夏天 美好的草原
是两场暴风雪争夺中喘息的新娘

今年的暴风雪会来得更凶猛
暴风雪，五十年未遇
我的头颅变得比岩石还要寒冷
似乎在预感到那天空许给草原的末日

*

草原的末日也就是我的末日
所有的牛羊都被抛弃，都逃不过死亡
只有一个跛男孩逃到草原尽头
抱住马脖子失声痛哭

那时候天已大亮
太阳落满天空 更为荒芜
只有一个跛男孩
抱住马脖子失声痛哭

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已成为孤儿
他的母亲已成为草原的寡妇 这个女人得会顺从
命运

模 仿 诗

没有灯光
没有梦
黑油油的草坡
衬着星阵
谁在敲盆
是谁睡醒的 crying
月亮跌了一跤
摔得粉碎
谁睡着了
顽皮的风
把铜板丢向四周
惊起几团光焰
还是睡吧！
用草原入睡
第二章
二三点萤火
会证明有生命的存在
那银白色的羊群
也会梦见草原
我醒着
不，是说
我不睡
我在看你们
你们在看我
道路是直的
太阳已经在东方
露出一半笑脸
深深的呼吸

我那远嫁他方的小妹妹
会在收割青稞时为我痛哭一场

别的牧人去了夏天的草场
他们和自己的妹妹或新娘生活在一起
这都热爱生活的年轻人，青稞酒在草原之夜流淌
他们都不能理解我此刻的悲伤

变成了黄昏
也许还有-night
会继续下去
夜，毕竟是夜晚

原 诗

高原悬在天空
天空向我滚来
我丢失了一切
面前只有大海

我是在我自己的远方
我在故乡的海底——
走过世界最高的地方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你是谁
饥饿
怀孕
把无尽的
滚过天空的头颅
放回天空

我从大海来到落日的中央
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
今日有粮食却没有饥饿
今天的粮食飞遍了天空
找不到一只饥饿的腹部。
饥饿用粮食喂养
更加饥饿，奄奄一息
草原上的天空不可阻挡

嘴唇和我抱住河水
头颅和他的姐妹

模 仿 诗

那隆高的尖塔
是民族的错觉
细小的星星
不曾从这里出发
漫长的道路
只留下蟋蟀的低吟
巨大的石块
刻着汗和泪
在这儿喘息
那一瀑瀑布
是从东方神山跌下
所以格外晶莹
雨蛙般大小的水滴
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石灰岩形态
十分安逸的险峰
用冷漠来掩饰
自己的 blush
它们一直没学会
羚羊那样高兴
ponentes知了
在腐朽的巨石上欢叫
啄木鸟在伤痛中
敲着甜蜜的乐谱
远了，更远了！
乌和帆的歌咏
正在升起

在大河底部通向海洋
割下头颅的身子仍在世上
最高的一座山
仍在向上生长

永恒的大旗下
尘世的灰烬正在飘灭

085 《村庄》

顾城

相似度 0.009

原 诗

村庄，在五谷丰盛的村庄，我安顿下来
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
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模 仿 诗

一排树
几缕炊烟
散过就变浓了
变脏了
墙
总是暗黄的颜色
老人在纸上涂着
彩色的天堂
女人在脸上擦着
发黑的泪痕
孩子们
在玩一种
没有输的扑克
她们的手很干净
从没有过
肮脏的触觉
整个村庄
都在无意中
爱着早晨醒来
的地球

原 诗

七百年前辉煌的王城今天是一座肮脏的小镇

当年我打马进城 手提一袋青稞

当年我用一袋青稞换取十八颗人头

还有九颗，葬在城中，下落不明

在山洞里十二只野兽梦想变成老鹰，齐声哀鸣

这是山顶上最后的山洞 梦想着天空

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还是在又饥又饿地走在路上

在幽暗中我写下我的教义，世界又变得明亮

模 仿 诗

钟声呜呜长 discontinuous_function

从古塔上荡过

斜眼看我

说：爱

就在那雾中

一枝玉兰花的绯色

浸满泪水

夜潮大了

我被冲洗得很白

河岸上有烟

杨树叶一飘动

就是秋了

红叶溶进了沙底

没有暖水瓶大的梦

一棵树

不会因为伞在窗外而惊慌

那个声音逃走了

现在找不着

只有一支歌

让我刻在心里

慢慢糊涂

原 诗

秋夜美丽
使我旧情难忘
我坐在微温的地上
陪伴粮食和水
九首过去的旧诗
像九座美丽的秋天下的村庄
使我旧情难忘

大地在耕种
一语不发，住在家乡
像水滴、丰收或失败
住在我心上。

模 仿 诗

我想让村庄变成一片绿地
让农夫在梦里种树
这样我才能听见
chim-chim chim
这样我才能看见
蝴蝶花的故乡
我想让 Chim
chim chim不断想起
想起 Chim
chim chim是阳台的歌
是淡色烟草的歌
Chim
chim chim是木桶的鼓
是花蕾被风推翻的歌
我想让 Chim
chim chim不断想起
在树叶飘落时刻
我想让 Chim
chim chim不断想起
想让 Chim
chim chim成为一棵树
成为我的一切
包括倾斜的屋檐
和一直想念的大雁

原 诗

有人要诗人解释
他那不幸的诗
诗人回答：
你可以到广交会去
那里所有的产品
都配有解说员

模 仿 诗

没有一个猎人会去追赶雉鸡
去追溯它出生的梦境
一个像玫瑰的山谷
使血液飘出体外
草，一直柔顺地向上看天
从不会抖动一下
所以，天上美丽的云
再不用提心吊胆
一片片，温柔地落在地上
谁踏碎了谁的心
谁也不知道
可能只有羊知道
在一个晴好的下午
几个牧童走向草地
捡拾着自己的短裤
鸟们惊异地飞舞着
都蜷缩起来，互相取暖
雉鸡呢？丢失的蝴蝶
谁去问一问风

原 诗

我是一名列兵
属于最低一级
我缩在土块的掩体下
等待着出击
忽然我看见炮火
太阳向阴云进逼
我一下跳出工事
举起绿色的小旗
冲啊！我奋勇前行
大地却无声无息
冰山是冬天的军营
森林像俘虏样站立
我终于慢慢地倒下
雪粒多么密集
我小心不惊动同伴
以免将他们激励
在我死去不久
春天获得了胜利
大队大队的野花
去参加开国典礼
她们从我墓上走过
讨论着蝴蝶的外衣
我再少一点勇敢
就将和她们一起
我从没被谁知道
所以也没被谁忘记
在别人的回忆中生活
并不是我的目的

模 仿 诗

——给洪明
一排排松树站到天上去
高过教堂的尖顶
硬朗的风在操场中心走动
追赶着忽大忽小的影子
我是一名旅客
我带着收获
小小的褡裢挂在肩上
白杨树的泪是白色的
混入了雪水
我知道目的地的名字
像知道自己的名字一样
每颗种子都有一个故事
直到幼芽突破霜层
直到叶子向风.request attention

原 诗

我在海边为什么却想到了你
不幸而美丽的人 我的命运
想起你 我在岩石上凿出窗户
眺望光明的七星
眺望北方和北方的七位女儿
在七月的大海上闪烁流火

为什么我用斧头饮水 饮血如水
却用火热的嘴唇来眺望
用头颅上鲜红的嘴唇眺望北方
也许是因为双目失明

那么我就是一个盲目的诗人
在七月的最早几天
想起你 我今夜跑尽这空无一人的街道
明天，明天起来后我要重新做人
我要成为宇宙的孩子 世纪的孩子
挥霍我自己的青春
然后放弃爱情的王位
去做铁石心肠的船长
走遍一座座喧闹的都市
我很难梦见什么
除了那第一个七月，永远的七月
七月是黄金的季节啊
当穷苦的人在渔港里领取工钱
我的七月萦绕着我，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
——她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

模 仿 诗

在山岗上，在窗棂外
我看向北方
一片淡蓝的雪野
衬着几簇耸立的白桦
霰雪蘑菇一样
星星缀在枝梢
使它显得格外秀丽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安息者
一个黑帐篷
一个吻转成的道路
从四面乳色草地升起
围绕着圣者
吹过几阵微风
再没有醒来
下颏里有一勺干土
埋着信仰

原 诗

四月的日子 最好的日子
和十月的日子 最好的日子
比四月更好的日子
像两匹马 拉着一辆车
把我拉向医院的病床
和不幸的病痛

有一座绿色悬崖倒在牧羊人怀中
两匹马
在山上飞

两匹马
白马和红马
积雪和枫叶
犹如姐妹
犹如两种病痛
的鲜花。

模 仿 诗

那个女人洗着
红色的衣物
不断发出奇怪的笑声
她的丈夫睡着了
在一片灰烬中
挥着大棒
那个女人洗着
白色的衣物
不断地涂着指甲
她的丈夫打翻了酒精
正在擦地
一团漆黑
那个女人洗着
孩子们的衣物
她在祈祷
水灵灵的泪水
正在飘落
那些干净的小鸟
一个也不会梦见
那个女人洗衣时的样子
她只用最少的力气
去拧干
巨大的晴空
巨大的云朵正在飘动

原 诗

在爱斯基摩人的雪屋里
燃烧着一盏
鲸鱼灯
它浓浓地燃烧着
晃动着浓浓的影子
晃动着困倦的桨和自制的神
爱斯基摩人
他很年轻，太阳从没有
越过他的头顶
为他祝福，为他棕色的胡须
他只能严肃地躺在
白熊皮上，听着冰
怎样在远处爆裂
晶亮的碎块，在风暴中滑行
他在想人生
他的妻子
佩戴着心爱的玻璃珠串
从高处，把一垛垛
刚交换来的衣服
抛到他身上
埋住了他强大而迟缓的疑问
他只有她
自己，和微微晃动的北冰洋
一盏鲸鱼灯

模 仿 诗

乌云和暴雨
疯狂而凶猛地
开始了……
电母纵马狂驰
四面一片混濛
闪电时而伸出手帕
时而点燃了火炬
巨大的雷声
在不远处
反复回荡……
呵，黑沉沉的夜海
将要掀起波澜！
风
强劲地鼓起了
起起伏伏的波澜
浪花迸溅着
含泪的微笑……
啊，不，风住了
云幕像天鹅般
悄然滑落
月亮露出娇艳的容颜
万道银光倾泻大地
一切重新变得清新
鸟儿惊梦而飞
一缕晓气
融进了露水……
呵，多美多美
这洁净透蓝的夜空

橘红和淡蓝的油灯

永远需要思维……

多美，多美

是初生的婴儿

多美，多美

是饱

原 诗

我赞美世界
用蜜蜂的歌
蝴蝶的舞
和花朵的诗
月亮
遗失在夜空中
像是一枚卵石
星群
散落在河床上
像是细小的金沙
用夏夜的风
来淘洗吧！
你会得到宇宙的光华
把牧童
草原样浓绿的短曲
把猎人
森林样丰富的幻想
把农民
麦穗样金黄的欢乐
把渔人
水波样透明的希望
.....
把全天下的
海洋、高山
平原、江河
把七大洲的
早晨、傍晚
日出、月落

模 仿 诗

我赞美世界
像小橘瓣样分散的大陆
各自行走
各行其道
水鸟在十字架上栖息
我赞美世界
平坦而粗糙的西部草原
覆盖了无数奇迹
覆盖了耻辱
牛羊在草坡上撒欢
我赞美世界
东方巨人的东方城市
悬浮在一片历史之上
悬浮在朦胧的烟云之中
哲学术语般优雅的美女
神 像般沉默的老人
我赞美世界
从古海岸伸出的大蒲扇
遮挡着西部的太阳
使沿海的风
像蓝海洋样洁净
我赞美世界
北方——
森林和雪山的分界
白额雁的鸣叫
像锯齿一样闪亮
我赞美世界
海洋是无限的

从生活中，睡梦中
投入思想的熔岩
凝成我黎明一样灿烂的
——诗歌

充满了奥秘
昼夜不停的潮汐
会使玻璃oucher
我赞美世界
每颗独自闪耀的星星
都属于人类
它们点着繁

094 《生殖》

顾城

相似度 0.009

原 诗

夜间雨从天堂滴落，滴到我的青色眼皮上
那夜的森林之门洞开若火焰咬在大腿上
一只长吻伸过万里动物的湖泊
人类咬紧牙关 音乐历历有声
四月之麦在黎明大雾弥漫中露出群仙般脑壳
雷声中 闪出一万只青蛙
血液的红马车像水 流过石榴和子宫
林子破了
人破口大骂
破门而出的感觉
构筑一个无人停留的小岛

我将告诉这些在生活中感到无限欢乐的人们
他们早已在千年的洞中一面盾上锈迹斑斑

模 仿 诗

我想要一个孩子
像手掌般可爱
有一双天赋的瞳仁
黑得不经心
一摇晃便闪光
我将在海边告诉她
最远的星星属于你
它总在眨眼睛
要用手势读海
浪朵朵地生长
我要去抓鱼
就要被海水吞没
你要张大拇指
是太阳升上天空
贝壳里缺颗牙
月亮是个娃娃
贝壳里缺颗牙
月亮是个娃娃

原 诗

在那纷乱的年代里，一个歌手被流放到北方……

天变了颜色

变成可怖的铁色

大地开始发光

发出暗黄的温热

呵，风吹走了，风吹走了……

那大草原上

那大草原中

时聚时散的部落

一切都在骚乱

都将绝望——抛弃、争夺！

只有那，属于北方

的沉寂和诉说

还在暴雨前的

阵阵寒噤里

轻轻飘过

轻轻飘落……

还是唱歌吧！

唱那孤独者

唱那孤独的歌

像在第一阵微凉里

惊醒的野鸽子

飞出细柔、和谐的梦

去寻找真的家

去寻找真的窠

唱吧、歌呵歌

唱给滩洼中枯涸的水沫

模 仿 诗

在大路旁，在小草中，

孤独者安息了。

夏天，被强化了绿丛

悄悄抖动着；

冬天，凛冽的风

开始低语。

各门学科

都懂得了我的存在，

我的不幸。

他们从不曾

把我心中的火熄灭；

虽然，有时

也轻按几下

——这是我独睡的习惯。

呵，够了！

冬夜，静穆而深邃。

孤零零的秋叶

在松树上停栖；

孤独者安睡了，

将永远安睡。

森林的飞鸟

已进入梦乡；

大山和平地

也将我遗忘。

就连最冷静的流星

也在询问身旁。

但我是幸福的，

毕竟有森林。

唱给山路上倾翻的大车
唱给圆木的小屋
唱给荒亭的白发
唱给稀少的过客
唱给松鼠
唱给松果……
呵，呵，孤独者
让你的思念
（那么多呢，那么多呢）
像木排一样
去随水漂泊
去随冰漂泊
随着轰鸣，随着微波
……呵，海在等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样沉，这样沉重
扭弯了撬棍
坠散了绳索
像浸透悲哀的古木
隐藏着火舌
呵，永远不问，永远不说
铅味的烟团在草中潜没
让歌飞吧，飞吧！
真正像野鸽子
自在地，自由地……
让早晨的空气
充满羽毛，充满欢乐
像芦花曾充满湛蓝的秋空
（即使北方的天穹
跨度过于宽阔）
孤独者，呵呵，歌

有树构成的城市，
有飞鸟般散落在
大地上民族。
它们总比我勇敢——
走向生活，
又走向死亡。

你的女儿还很顽皮
常常把雪花捕捉
儿子却已学会沉默
久久地沉默
他们在陆地的两舷
听着，静听着
你的歌
呵，孤独者，孤独者
你不能涉过春天的河
不会哦，不能哦
冬天使万物麻木
严寒使海洋畏缩
但却熄灭不了炉火
熄灭不了爱
熄灭不了那热尘中的歌
森林的家系
绵长而巨大
河水的朋友
广泛而众多
甚至那冷酷的冰川
也总连着、连着……
但你却是孤独者
只有唱歌
听么？听着，听破
呵——生命、生存、生活
生命生存生活
山在江水中溶化
浪在石块上跳着
那一切已经消逝
蜡烛的热恋
凝成了流星一颗

不要问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人生就是这样混浊！
人生就是这样透彻！
闪电早已把天幕撕破
在山顶上
尽管唱歌，尽管唱歌
看乌云在哪里降落

原 诗

在宇宙的心脏，燃烧过一颗巨星
从灼亮的光焰中，播出万粒火种
它们飞驰、它们迸射、点燃了无数星云
它燃尽了最后一簇，像礼花飘散太空
但光明并没有消逝，黑暗并没有得逞
一千条燃烧的银河都继承了它的生命

模 仿 诗

我以为
一颗耀眼的星星坠入人间
是灾难
是不幸
所有人，所有车辆，所有行人
都蜷缩起来
捂住眼睛，大声祈祷
祈求云朵赶快升起
祈求乌云赶快升起
祈求上帝，或者上帝们
赶快降临
来把火从天上拨灭
我错了
它不会这样
小小的，不，不是海啸
更小，不，不是地震
只是一颗星，一小颗
柠檬似的卫星
在燃烧中碎了
所有的灾难，所有
的不幸，所有的蜷缩和祈祷
都化为一阵清风
我将收到
另一番通知
松开那些固执的信念
收回那些发烫的双手
走向门口，走向已经干净的
天空，一片湛蓝

走向早已飘散的东南风

呼吸呼吸

那咸咸的空气

呼吸呼吸

变成一片白云

原 诗

千辛万苦回到故乡

我的骨骼雪白 也长不出青稞

雪山，我的草原因你的乳房而明亮

冰冷而灿烂

我的病已好

雪的日子 我只想到雪中去死

我的头顶放出光芒

有时我背靠草原

马头作琴 马尾为弦

戴上喜马拉雅 这烈火的王冠

有时我退回盆地，背靠成都

人们无所事事，我也无所事事

只有爱情 剑 马的四蹄

割下嘴唇放在火上

大雪飘飘

不见昔日肮脏的山头

都被雪白的乳房拥抱

深夜中 火王子 独自吃着石头 独自饮酒

模 仿 诗

我喜欢那片小小的雪花，

它从北方飞舞而下；

我拾起那雪花一片，

细看它的身上

是否包含天堂。

我知道，地狱是有的——

那些蛀食木桩的虫子；

我知道，有一条路

一直通到地狱；

那片小小的雪花，可能

是从那里溜出来的。

原 诗

1 青海湖

这骄傲的酒杯

为谁举起

荒凉的高原

天空上的鸟和盐 为谁举起

波涛从孤独的十指退去，

白鸟的岛屿，儿子们围住

在相距遥远的肮脏镇上。

一只骄傲的酒杯，

青海的公主 请把我抱在怀中

我多么贫穷，多么荒芜，我多么肮脏

一双雪白的翅膀也只能给我片刻的幸福

我看见你从太阳中飞来

蓝色的公主 青海湖

我孤独的十指化为天空上雪白的鸟。

2 大风

起风的黄昏好像去年秋天

树木损伤的香味弥漫四周

想她头发飘飘

面颊微微发凉

守着她的母亲

抱着她的女儿

坐在盆地中央

坐在她的家中

模 仿 诗

呵，不许！不要！

冬天，这个大雪白的杀手，

要把我们埋掩。

oh， 不要！不要！

要分手了么？

还要对彼此说话？

还要伫立相望——

巨大的雪墙！

哦， 不要！哦， 不要！

虽然，没有冰凉的泪水；

虽然，没有歉疚；

虽然，没有分别的 moment，

但是，春天呢？

春 weather ，那个淘气的孩子

会把我们的影子，

会把爱人的字，

永远印在开满鲜花的枝条上。

黄昏幽暗降临

大风刮过天空

万风之王起舞

化为树木受伤

3 山楂树

今夜我不会遇见你

今夜我遇见了世上的一切

但不会遇见你。

一棵夏季最后

火红的山楂树

像一辆高大女神的自行车

像一个女孩 畏惧群山

呆呆站在门口

她不会向我

跑来！

我走过黄昏

像风吹向远处的平原

我将在暮色中抱住一棵孤独的树干

山楂树！一闪而过 啊！山楂

我要在你火红的乳房下坐到天亮。

又小又美丽的山楂的乳房

在高大女神的自行车上

在农奴的手上

在夜晚就要熄灭

4 绿松石

这时候 绿色小公主

来到我的身边。

青海湖，绿色小公主
你曾是故乡
你曾是天堂？
当一只雪白的鸟
无法用翅膀带走
人类的小镇
——它留在肮脏的山梁。

和水相比 土地是多么肮脏而荒芜
绿色小公主抹去我的泪水，
说，你是年老的国土上
一位年轻的国王，老年皇帝会伏在你的肩头死
去。
土地张开又合拢。

5 无名的野花
看不见你，十六岁的你
看不见无名的，芳香的
正在开花的你。

看不见提着鞋子 在雨中
走在大草原上的
恍惚的女神

看不见你，小小的年纪
一身红色的走在
空荡荡的风中

来到我身边，
你已经成熟，
你的头发垂下像黑夜。
我是黑夜中孤独的僧侣

埋下种子在石窟中，
我将这九盏灯
嵌入我的肋骨。
无论是白色的还是绿色的
起自天堂或地府的
青海湖上的大风
吹开了紫色血液
开上我的头颅，
我何时成了这一朵
无名的野花？

原 诗

1

梭罗这人有脑子
像鱼有水、鸟有翅
云彩有天空

2

好在这人不是女性
否则会有一对
洁白的冬熊
摇摇晃晃上路
靠近他乳房
凑上嘴唇

3

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手头没有别的
抓住了一根棒木
那木棍揍了我
狠狠揍了我
像春天揍了我

4

梭罗这人有脑子
看见湖泊就高兴

5

梭罗这人有脑子
用鸟巢做邮筒
两封信同时飞到
还生下许多小信
羽毛翩跹

6

模 仿 诗

——访瓦尔登湖

在那里，有人说
有一个叫梭罗的
住过

我去找了找
没找到

后来问清了住址
是一个小卖部

那里摆着一本小书
定价一角

谁也没买

我没读过他

所有的梦都藏在草里

他的脑子呢

就装在手裡

我不信

他会把脑袋吞进嘴里

我是个不信神的人

但我相信

世间真的存在

这样的魔鬼

这样瘦小的魔鬼

它从不追赶鸽子

只喜欢把头一扭

望着天空

那支老树枝的模样

被太阳烧得白热

我想起他

梭罗这人有脑子
不言不语让东窗天亮西窗天黑
其实他哪有窗子

梭罗这人有脑子
不言不语又做男人又做女人
其实生下的儿子还是他自己

7

灯火的屋中
梭罗的盔
——一卷荷马

这人有脑子
以雪代马
渡我过水

8

梭罗这人有脑子
月亮照着他的鼻子

9

那个抒情的鼻子
靠近他的脑子
靠近他深如树林的眼睛
靠近他饮水的唇
（愿饮得更深）

构成脑袋
或者叫头

10

白天和黑夜
像一白一黑
两只寂静的猫

就笑笑
说：那个叫梭罗的
又想他妈了
他说
她还没睡
正在给他纺毛衣

睡在你肩头

你倒在林间路途上

让床在木屋中生病

梭罗这人有脑子

让野花结成果子

11

梭罗这人有脑子

像鱼有水、鸟有翅

云彩有天空

梭罗这人就是

我的云彩，四方邻国

的云彩，安静

在豆田之西

我的草帽上

12

太阳，我种的

豆子，凑上嘴唇

我放水过河

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的盔

——一卷荷马

原 诗

我在悬浮的巨石间移动
我没有自己的光
尘埃在北方营地上嚶嚶消失
我没有一丝光亮
血液像淡淡的河水
一路上垂挂的是清晨的果实
在生长中轻轻回转
把潮湿的多足虫转向中午
草叶和打谷场爆出白色的烟缕
我知道红沙土的火将被鱼群吞食
在近处游着我的中指
我知道婚约投下的影子
所有海水都向我投出镜子
大平原棕色的注视
你的凝视使气流现出颜色
在你的目光里活着
永远被大地的光束所焚烧
为此我成为太阳，并且照耀

模 仿 诗

我没有自己的光亮
不能在黑暗里悬浮
固执地在引力中下落
穿过千万颗星和星的网
把温暖紧紧抱住
哟！你炽热的胸膛
像熔化的金佛一样美丽
贪婪的夜退到海里
无奈地现出倒垂的影子
我是你的太阳
将温暖保存到尽头

原 诗

今夜在日喀则，上半夜下起了小雨
只有一串北方的星，七位姐妹
紧咬雪白的牙齿，看见了我这一对黑翅膀

北方的七星 照不亮世界
牧女头枕青稞独眠一天的地方今夜满是泥泞
今夜在日喀则，下半夜天空满是星辰

但夜更深就更黑，但毕竟黑不过我的翅膀
今夜在日喀则，借床休息，听见婴儿的哭声
为了什么这个小人儿感到委屈？是不是因为她
感到了黑夜中的幸福

愿你低声啜泣 但不要彻夜不眠
我今夜难以入睡是因为我这双黑过黑夜的翅膀
我不哭泣 也不歌唱 我要用我的翅膀飞回北方

飞回北方 北方的七星还在北方
只不过在路途上指示了方向，就像一种思念
她长满了我的全身 在烛光下酷似黑色的翅膀

模 仿 诗

在我们的城市上空，
乌云渐渐散开，
巨大的雷雨正在兴起。
一个男孩在草地上玩耍，
他手里拿着一个气球。
突然，他发现天空中
有一只巨大的黑鸟，
正用锐利的翅膀尖叫……

原 诗

你的泪水为我洗去尘土和孤独
你的泪水为我在飞机场周围的稻谷间珍藏
酒杯，你这石头的少女，你这石头的牢房，石
头的伞

酒，石头的牢房囚禁又释放的满天奔腾的闪电
昨天一夜明亮的闪电使我的杯子又满又空
看哪！河水带来的泥沙堆起孤独的房屋

看哪！你的房子小得像一只酒杯
你的房子小得像一把石头的伞

多云的天空下 潮湿的风吹干的道路
你找不到我，你就是找不到我，你怎么也找不
到我
在昔日山坡的羊群中
酒杯，你是一间又破又黑的旧教室
淹没在一片海水

模 仿 诗

我有四个杯子
三个盛满雨水
一个撒在窗外
我的火
需要阳光
一小团煤灰
正在旋转
四周是真空
我点燃了
仿佛一枚橄榄
浮在透明的海面上
为什么？为什么？
早晨要这样黑暗
黑色的圆碟
那么笨重
看不出手似的
actus nulla
译者注：拉丁语，“事情”的拉丁词根
无事，无所事事。

原 诗

推开树林

太阳把血

放入灯盏

我静静坐在

人的村庄

人居住的地方

一切都和本原一样

一切都存入

人的世世代代的脸。

一切不幸

我仿佛

一口祖先们

向后代挖掘的井。

一切不幸都源于我幽深而神秘的水。

模 仿 诗

天空

布满

璀璨的小星星

我像一片

热爱自由的野草

在时空中生长……

原 诗

我把刀给你们
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像花藏好它的刺
因为 我爱过
芳香的时间
矮人 矮子 一队队转弯的队伍
侏儒的心
因为我在河岸上劳动
白杨树一直响到尽头
再刻一些花纹 再刻一些花纹
一直等
凶手
爱
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模 仿 诗

我把刀给你们
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我爱过的人
我小心地把刀藏进头发里
它们从不会出事
因为我始终
保持着微笑
鲜血可以在干旱的空气中
凝聚成一颗颗星星
夜，被星点照亮
我们缓缓走来
永远是面目不清的黑影子
握着钢锯和小勺
把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叫作幸福

原 诗

广天一夜

暖如血。

高寒的秋之树

长风千万叶

暖如血

一叶知秋

（秋住北方——

青涩坚硬

火焰闪闪的少女

走向成熟和死亡）

多灾多难多梦幻

的北国氏族之女

镰刀和筐内

秋天的头颅落地

姐妹血迹殷红

北国氏族之女

北国之秋住家乡

明日天寒地冻

日短夜长

路远马亡。

北国氏族之女

一火灭千秋。

虽果亡树在。

模 仿 诗

之一

不要走近秋天的森林

不要走近

那簇簇燃烧的火丛

他们烧着

被嫉妒烧着

因为茂盛的青春

因为茂盛的青春的欲望

他们烧着

被爱烧着

因为生命的种子

因为生命的种子所预见的果实

他们烧着

被仇恨烧着

因为信念的剑

因为信念的锋芒所指

不要走近

那些火炬

不要走近

让白果树的果子

挂在枝头

让梧桐树飘起

古希腊的薄荷和叹息

不要说

不， 不要说：秋风

我还要吹

我要把雪松

把雪松般纯净的泪水

北国氏族之女

——柿子和枫

相抢（？）于此秋天

刀刃闪闪发亮

人头落地 血迹殷红

一只空空的杯子权做诗歌之棺

暖如地血 寒比天风。

.glide——

.glide——

.glide到地面

.glide到青灰柏油的地面

融化着

浸湿着

是的， 覆盖着

覆盖着

冬天的大母牛

冬天

伸展着暴力松弛的肌肉

原 诗

在甜蜜果仓中
一枚松鼠肉体般甜蜜的雨水
穿越了天空 蓝色
的羽翼

光芒四射

并且在我的肉体中
停顿了片刻

落到我的床脚
在我手能摸到的地方
床脚变成果园温暖的树桩

它们抬起我
在一只飞越山梁的大鸟
我看见了自己
一枚松鼠肉体
般甜蜜的雨水

在我的肉体中停顿
了片刻

模 仿 诗

在秋天
夏天的螫虫
还在骚乱
蚂蚁却在组织收获
一只大蜻蜓
被遗失的 Wedding Ring
涂满蓝油
恋人的手温热了石头
Quartz
变成熔浆
凝结时，总有一个绿地母牛
注视着
它喜欢的小男孩
和拾草纸的孩子们
围成一圈
注视着太阳
那个树洞是新的
古木中住着吸尘的蜘蛛
尘土一样无害的耗子
和不能转动的蜗牛
一个打过补丁的知了
在一个木盒上唱歌
在一个干爽的纸盒上唱歌
所有无法入睡的孩子
都在看天
都在等待彗星

原 诗

我习惯了你的美
就像你习惯了我的心
我们在微光中
叹一口气
然后相互照耀
在最深海底
我们敢呼吸了
呼吸得十分缓慢
留在浅水中的脚
还没有变成鱼
它不会游走
冬天也在呼吸
谁推开夜晚的窗子
谁就会看到
海洋在变成洼地
有一个北方的离宫
可以从桥上走过
可以在水面上
亲吻新鲜的雪花
然后靠紧壁墙
温暖温暖的墙壁
小沙漠的、火的、太阳的
墙壁
真不相信
那就是你
真不相信
她就是你
在许多年前

模 仿 诗

夜静静的
有一条小河 水在流
我们在 强迫对方说话
或沉默 不知为什么
在远处 叽嗤地笑一下
是月亮 银白色
它从几千里外 来了
带着温暖的微笑 表情
为什么不呢？长久的
眺望 可以变成微笑
还可以 变成歌
当然 我们还得走路
两分钟 在月光里
走着 说说笑笑
再长大一些 就像
变成大鸟的少年
样 十分庄严 地飞上枝丫
变成 潘金莲
变成 病房里那一堆
不整齐 的花
但那条小河还在流
人生是一座神庙
而那条小河 是圣泉
从那里流出 就像我
出了浴池
充满水声 和少年的
一切 像记忆充满阳光
水无止休

在许多发亮的石块那边
她就是你
她低低地站着
眉心闪着天光
彩色的雨正在飘落
大风琴正冲击着彼岸
我在赞美上帝

108 《友谊》

顾城

相似度 0.008

原 诗

我看见“友谊”像艳丽的花
我知道花会凋零
我看见“友谊”像纯洁的雪
我知道雪会融化
我看见“友谊”像芳香的酒
我知道酒会变酸
我看见“友谊”像不朽的金
我知道黄金的重价

模 仿 诗

没有鲜花
没有厚礼
仅有真心
真言和想念
我们曾像鸟儿
依靠温暖的家 tree
起飞，在天空中
飞翔
虽然，有时会迷路
会碰到烦人的
蜘蛛和乌云
但，最终还是
分开羽毛，各自珍惜
属于自己的羽毛
和那片温暖的家树

原 诗

一个人决定
要像布鲁诺一样
坚持真理
并且有名
他在傍晚
写下了遗嘱和自传
交代了一生
（以免后人无法考证）
然后，跟着黄昏星
走向鲜花广场
行人三三两两
正在谈论航天旅行
他，站定
然后大声宣布
“地球是圆的，
它在绕太阳转动！”
咦？奇怪
怎么没有掌声
有两人斜了斜眼
——“神经病！”
一个人
同布鲁诺一样英勇
可惜
没有出名
当然
也没被活活烧死
时间是：
二〇〇〇

模 仿 诗

屈原投汨罗江
伍子胥葬胥山
李陵誓不渡黄河
苏武傲视着胡天……
呵！
这是中国的历史
也是精神的演变
今天，有一个人
打破了万灵的沉寂
他不是昙花
他的名字叫平凡
他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
创造着唯一
他坚信
自己的行为
将使他人感动
然后，按下手印
是的，历史
也会在不经意间
把他的故事记载
他留下的
只是一串单纯的
深深浅浅的脚印
然而，这足够了
足够得像蒲草
像所有可以燃烧的植物
在秋风中吟诵着

未写出的名字
未写尽的诗……

110 《步闲庭》

顾城

相似度 0.007

原 诗

——雾雨之中，无为之叹
秋风习习，
秋雨凄凄。
我竟何故，
与世迷离。
紫藤附壁，
叠叠愁迹。
白草垂檐，
飘飘霜须。
遥看南山，
渺若天宇。
鸿雁惊飞，
长歌未已。

模 仿 诗

——秋风
纤秀的双腿，碾过春天的小道，
变成粗糙的田垄；
高高的稻束，倾尽夏天的丰满，
凝结成深深的秋愁。
大风车停了，
老榨井枯了；
竹筐、竹篮，木桶、木匣……
再没有用处。
铁齿铜牙的轮毂，破灭了，
铜盘乱摔一气；
铁链放开长辫子，
在平台上跳着舞蹈。
楠木、棕榈，被剖开的树魂，
失去了血液和脉搏；
砖和石灰，无色的灰渣，
轻蔑地冷笑一声：
“丑陋！”

原 诗

漆黑的夜里有一种笑声笑断我坟墓的木板

你可知道。这是一片埋葬老虎的土地

正当水面上渡过一只火红的老虎

你的笑声使河流漂浮

的老虎

断了两根骨头

正在这条河流开始在存有笑声的黑夜里结冰

断腿的老虎顺河而下，来到我的

窗前。

一块埋葬老虎的木板

被一种笑声笑断两截

模仿 诗

之二

我的愿望是：少睡一分钟

就醒来，避开早晨

那一簇浓密的车前草

让太阳在台阶上跳舞

把窗帘拉开，再想一想

要画的那幅画

要写的信，要写的字

要把所有的法典温热

才能拿起钢笔

法律在严寒中枯萎

一切秩序不过是

无数细小身影的蠕动

我希望世界充满微笑

像这涂满蜂蜜的炉台

草台布，红胶土

布满火星，火焰交叉上升

多美，多美！

告别黑夜的愿望

就像告别空旷的阳台

一排排明亮的酒瓶

正在排列着火焰

原 诗

——给维特根斯坦

那个人躲在山谷里研究刑法。

那个人打扰了语言本身。

打扰了那个俘虏和园丁。

扰乱了谷草的图案

那个人躲在山谷里

研究犯罪与刑罚。

那个人在寒冷草原搬动木桶

那个人牵着骆驼，模仿沉默的园丁

那个人咀嚼谷草犹如牲畜

那个人仿佛就是语言自身的饥饿

多欲的父亲

娶下饱满的母亲

在部落里怀孕

在酒馆里怀孕

在渔船上怀孕

船舱内消瘦的哲学家思索多欲的父亲

是多么懊恼

多欲的父亲 央求家宅存在 门窗齐全

多欲的父亲 在我们身上 如此使我们恼火

（挺矛而上的哲学家

是一个赤裸裸的人）

模 仿 诗

天空开始暗淡

乌云在进行化学反应

闪电嚼着云舌

追捕者和俘虏即将相变

我始终没有看见上帝

我只有眼睛

别人还有许多器官

他们可以在黑夜航行

我可以只注视白天

那银色的大草原上

白色的职业人士

正埋葬着它们的家人

是我的裸体
骑上时间绿色的群马。
冲向语言在时间中的饥饿和犯罪
那个人躲在山谷里研究刑法。

113 《敦煌》

顾城

相似度 0.007

原 诗

敦煌石窟
像马肚子下
挂着一只只木桶
乳汁的声音滴破耳朵——
像远方草原上撕破耳朵的人
来到这最后的山谷
他撕破的耳朵上
悬挂着花朵

敦煌是千年以前
起了大火的森林
在陌生的山谷
是最后的桑林——我交换
食盐和粮食的地方
我筑下岩洞，在死亡之前，画上你
最后一个美男子的形象
为了一只母松鼠
为了一只母蜜蜂
为了让她们在春天再次怀孕

模 仿 诗

三教相争，
角转十里。
红墙中迸出白亮的火舌，
被烧得发红的是哲理。
水潭枯竭，
草木不生。
悬殊的美和不幸，
凝聚在这面壁上。
多少紫色火焰的梦境，
多少缥缈的攻占——
喜玛拉雅山是印度的，
阿拉伯海是阿拉伯的……
黑夜里，密集的石像
蠕动着攻占的队伍，
又悄悄停下了，
因为他们身后的碑文：
禁止攻击。

原 诗

在赤裸的高高的草原上
我相信这一切：
我的脚，一颗牝马的心
两道犁沟，大麦和露水
在那高高的草原上，白云浮动
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
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
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
我俩一见钟情
在那高高的草原上
赤裸的草原上
我相信这一切
我相信我俩一见钟情

模 仿 诗

草
铺在倾斜的屋顶下
含金的梦
由阳台飘出
阳台几尺之外是公园
有高大的石榴树
从粗大的根茎中
升起银色的喷泉
和木雕的石像
那蒙尘的渴望
一直漂向中部
一个圆形的露天剧场
那里每隔一分钟
就有成群的鸽子
被放飞
年轻的女孩
带着刚睡醒的狗
在小巷的一隅
用方方的砖
砌着新房子
在几尺外
在新房子上方
是自由的风
它从亚洲的沙地里
掠过
毫不停息

原 诗

八月逝去 山峦清晰

河水平滑起伏

此刻才见天空

天空高过往日

有时我想过

八月之杯中安坐真正的诗人

仰视来去不定的云朵

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将你看清

一只空杯子 装满了我撕碎的诗行

一只空杯子——可曾听见我的喊叫？！

一只空杯子内的父亲啊

内心的鞭子将我们绑在一起抽打

模 仿 诗

我把你的誓言

把晨光磨成的箭头

刻在了玉杯上

让长河流进我的心

像绿麦酿成的酒

使灼热的疑虑冰凉

呵，我的爱人

这无害的深宵白露

已凝成了晶莹的 tears

沉入心渊，请问酒醒

在那沉默的时刻

雨季已经过去

虽则天上的风仍吹

但荷叶的小金扣

已无声无息

我那后生可贺的锦囊

已空

已空，已被蝴蝶装满

我想得到你的全部

却忘掉了唯一的要求

不要对我笑

不要，我不愿

让微笑渗入永恒的暮夜

然而，却飘散着晴空

飘散着晴空的微尘

我爱你

比爱 sunrise 更久

更长久的是我相信

你在重镇中睡去
只有南风给人消息
它

116 《献诗》

顾城

相似度 0.007

原 诗

废弃不用的地平线
为我在草原和雪山升起
脚下尘土黑暗而温暖
大地也将带给我天堂的雷电

家乡的屋顶下摆满了结婚的酒席
陪伴我的全是海水和尘土，全是乡亲
今天，太阳的新娘就是你
太平洋上唯一的人，远在他方

模 仿 诗

我献上这淡色的火焰
愿它能在阴暗的窗间
燃烧片刻
驱散一点点黑暗
然后，渐渐熄灭
撒下一地青碎粉屑
没有变成毒蛇和昆虫
没有侵蚀墙壁
没有焚毁书籍

原 诗

在夜色中

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

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模 仿 诗

没有窗帘的屋子

黑得出奇

我擦着脚气

妻子在床上翻着草纸

我们都没有睡意

我说：地板多好

躺着不怕压坏地毯

墙角的花太瘦

我应该去浇浇水

天气真不好

电灯丝好像在蠕动

孩子

别 scared

一只大母蚁正伸向我们

队伍中有公牛

有坦克

有飞机和小飞机

还有手和武器

妈妈

我不怕

我不敢看你

生怕是牺牲

从身后你得到了双筒猎枪

我可以保护你

我和大拇指一起

注视着

那个会发光的纸盒

时辰已经改变

还是给它戳个洞吧
让那支失明的蜡烛
逃走
让清晨在东方现出愁容
让早晨在苦闷中
现出笑容

118 《不要在那里踱步》

顾城

相似度 0.007

原 诗

不要在那里踱步
天黑了
一小群星星悄悄散开
包围了巨大的枯树
不要在那里踱步
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
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不要在那里踱步
下山吧
人生需要重复
重复是路
不要在那里踱步
告别绝望
告别风中的山谷
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灯光
和麦田边新鲜的花朵
正摇荡着黎明的帷幕

模 仿 诗

不要在那里踱步
雨季已经过去
黑暗的季节到了
在你的黑衣裳上
油毡闪闪发光
那是即将来临的
不幸覆盖的信号
我不能长久注视
这不应该
不应该，就像
不能把美丽的玻璃
嵌进混凝土里
我们分离吧
你走向黎明
走向刚刚挤好的
红砖瓦
我走向黄昏
走向那天花布一样
破碎的火焰

原 诗

在夕光里，
你把嘴紧紧抿起：
“只有一刻钟了”
就是说，现在上演悲剧。
“要相隔十年、百年！”
“要相距千里、万里！”
忽然你顽皮地一笑，
暴露了真实的年纪。
“话忘了一句。”
“嗯，肯定忘了一句。”
我们始终没有想出，
太阳却已悄悄安息。

模 仿 诗

在夕光里，
你在微笑。
我多想——
立即变得衰老。
这样，
才能表示
对你的尊重。
我多想：
立即变得衰老。
这样，
才能表示
对你的尊敬。

原 诗

那一年
兰州一带的新麦
熟了

在水面上
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回家来

坐着羊皮筏子
回家来了

有人背着粮食
夜里推门进来

油灯下
认清是三叔

老哥俩
一宵无言

只有水烟锅
咕噜咕噜

谁的心思也是
半尺厚的黄土
熟了麦子呀！

模 仿 诗

天气真好
晴转阵雨
我到田里去
去看老黄爷
他比我早
他坐在台阶上
把肩章丢在地上
又拾起来
眉脊弯成弓形
被太阳烧得发红
他的一生
全在脸上表达
包括无奈和幸福
我来了
他就喊：小猴子
你吃花生了吗？
去年的果壳
我一个没扔
埋在地下
现在发芽了
掏出铁勺子
我们边吃边玩
别让大母牛发现
她家的草地
多美呀，小灌木
多么洁净地躺着
像娃娃的床上用品
我走来走去

拍打宽大的衣裳
一不小心
就迈过了牛栏
哎，老黄爷
你就喊：坏蛋
别说话
让雨蛙唱歌
听吗？听
那不是大洪水前
的小木鼓
叮叮

121 《在尘土之上》

顾城

相似度 0.007

原 诗

尘土可以埋葬村庄
可以埋葬水
埋葬树林
埋葬在水边开出大片花朵的愿望
可以在远离水鸟的内陆
吸一口气
让风吹出细细的波浪
我始终相信
人类不会这样灭亡
雨在谷物和新鲜的平原上飘洒
他们在密集地走动
紫云英在软软的墓地上生长
他们走动的姿态在渐渐改变
天空开始晴朗
淡蓝色的天光，青春
闪在一个又一个少女脸上

模 仿 诗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
叫作地球
它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
被一层看不见的薄膜覆盖着
这层薄膜就是大气
大气的厚度
使我们免受宇宙空间中
各种射线与微粒的袭击
由于大气的保护
水星和金星上
没有绿色的生灵 **existence**

原 诗

久别无片语，
花影夜夜深。
碧空谁人测，
皓月照白云。

模 仿 诗

我把心
把心呵出月亮之火
把它种在天台上
让绿色的乐谷
环绕我们的坟前……

原 诗

1 诞生

星日朗朗

野花的村庄

湖水荡漾

野花！

生下诗人

湖水在怀孕

在怀孕

一对蓓蕾

野花的小手在怀孕

生下诗人叶赛宁

野花的村庄漆黑

如同无人居住

野花，我的村庄公主

安坐痛苦的北方

生下诗人

谁家的窗户

灯火明亮

是野花，一只安详燃烧的灯

坐在泥土的灯台上

生下诗人叶赛宁

2 乡村的云

乡村的云

故乡

你们俩是

模 仿 诗

诗人叶赛宁

在薄暗的夜里惊醒

“呵，秋风，秋雨”

他细小地唤着

像孩子那样

对着窗玻璃 puzz 乱擦眼泪

“让天使在火中烧完吧”

他转过头去

轻轻告诉我

他爱的是我

他将要死

将被大火覆盖

永恒地燃烧自己

weet , weet , sweet

鸽子又开始叫了

二月的春天将在何处

升起淡色的云朵

水上的一对孩子。

云朵的门啊，请为幸福的人们打开

请为幸福

和山坡上无处躲藏的忧伤的眼睛

打开！

3 少女

少女

头枕斧头和水

安然睡去

一个春天

一朵花

一片海滩 一片田园

少女

一根伐自上帝

美丽的枝条

少女

月亮的马

两颗水滴

对称的乳房

4 诗人叶赛宁

我是中国诗人

稻谷的儿子

茶花的女儿

也是欧罗巴诗人

儿子叫意大利

女儿叫波兰

我饱经忧患

一贫如洗

昨日行走流浪
来到波斯酒馆
别人叫我
诗人叶赛宁
浪子叶赛宁
叶赛宁
俄罗斯的嘴唇
梁赞的屋顶
黄昏的面容
农民的心
一颗农民的心
坐在酒馆
像坐在一滴酒中
坐在一滴水中
坐在一滴血中
仙鹤飞走了
桌子抬走了
尸体抬走了
屋里安坐着忧郁的诗人
仍然安坐着诗人叶赛宁
叶赛宁
不曾料到又一次
春回大地
大地是我死后爱上的女人
大地啊
美丽的是你
丑陋的是我
诗人叶赛宁
在大地中
死而复生
5 玉米地

微风吹过这座小小的山冈
玉米地里棵棵玉米又瘦又小
我浇水 看着这些小小的可爱又瘦小的叶子
青青杨树叶子喧响在那一头
太阳远远地燃烧
落入一座空空的山谷

树叶是采自诸神的枪支和婚床
圆形盾牌镌刻着无知的文字

6 酗酒之一（略）

7 酗酒之二（略）

8 醉卧故乡

故乡的夜晚醉倒在地
在蓝色的月光下
飞翔的是我
感觉到心脏，一颗光芒四射的星辰
醉倒在地，头举着王冠
头举着五月的麦地
举着故乡晕眩的屋顶
或者星空，醉倒在大地上！
大地，你先我而醉
你阴郁的面容先我而醉
我要扶住你
大地！

我醉了
我是醉了
我称山为兄弟、水为姐妹、树林是情人
我有夜难眠，有花难戴

满腹话儿无处诉说
只有碰破头颅
霞光落在四邻屋顶
我的双脚踏在故乡的路上变成亲人的双脚
一路蹒跚在黄昏 升上南国星座
双手飞舞，口中喃喃不绝
我在飞翔
急促而深情的
飞翔的是我的心脏
我感觉要坐稳在自己身上
故乡，一个姓名
一句
美丽的诗行
故乡的夜晚醉倒在地

9 浪子旅程

我是浪子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灯火吹灭我
家乡赶走我
来到酒馆和城市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教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

虽然我曾与母牛狗仔同歇在

露西亚天国

虽然我在故乡的山冈

曾与一个哑巴

互换歌唱

虽然我二十年不吱一声

爱着你，母亲和外祖父

我仍下到酒馆——俄罗斯船舱底层

啜泣酒杯的边缘

为不幸而凶狠的人们

朗诵放荡疯狂的诗

我要还家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我要在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10 绝命

此刻在美丽的小镇上

苦荞麦儿香

说声分手吧

和另一位叶赛宁 双手紧紧握住

点着烛火，烧掉旧诗

说声分手吧

分开编过少女秀发的十指

秀发像五月的麦苗 曾轻轻含在嘴里

和另一位叶赛宁分手
用剥过蛇皮蒙上鼓面的人类之手
自杀身亡。为了美丽歌谣的神奇鼓面
蛇皮鼓啊如今你在村中已是泪水灯笼

说声分手吧 松开埋葬自己的十指
把自己在诗篇中埋葬
此刻在美丽的小镇上
不会有苦荞麦儿香

11 天才

轻雷滚过的风中
白杨树梢在摇动
在这个黄昏
我想到天才的命运

在此刻我想起你梵高和韩波
那些命中注定的天才
一言不发
心情宁静

那些人
站在月亮中把头颅轻轻摇晃
手持火把，腰围面粉袋
心情宁静
暮色苍茫
永不复返的人哪
在孤寂的空无一人的打谷场上
被三位姐妹苦苦留下。

痛苦的天才们
饥渴难挨

可是河中滴水全无
面粉袋中没有一点面粉
轻雷滚过的风中
死者的鞋子，仍在行走
如车轮，如命运
沾满谷物与盲目的泥土
12 天才的命运（略）

124 《爱的日记》 顾城

相似度 0.006

原 诗

我好像，终于
碰到了月亮
绿的，渗着蓝光
是一片很薄的金属纽扣吧
钉在紫绒绒的天上
开始，开始很凉
漂浮的手帕
停住了
停住，又漂向远方
在棕色的萨摩亚岸边
新娘正走向海洋
不要，不要想象
永恒的天幕后
会有一对鸽子
睡了，松开了翅膀
刚刚遗忘的吻
还温暖着西南风的家乡
没有，没有飞翔
附注 西萨摩亚人的婚礼是在大海中进行的。

模 仿 诗

早晨：
浅绿的草原，
大蚂蚁般
运土的野鼠；
中午：
干哑的白杨，
捧着天空
让阳光透体轻柔；
傍晚：
牧童投出的短影，
和草茎轻轻错开；
秋风扫过时，
仍是孩子的一片笑颜。

原 诗

黑夜
像一群又一群
蒙面人
悄悄走近
然后走开
我失去了梦
口袋里只剩下最小的分币
“我被劫了”
我对太阳说
太阳去追赶黑夜
又被另一群黑夜
追赶

模 仿 诗

有人杀人
在悉尼
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
那个人慌乱地逃走
被人发现
又被人发现
最后他走向海边
跳入冰冷的水域
永远沉没了
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也没有找到
凶手的不在场证明
有人说
是海
是黑色的
无底的海
干净地吸着新鲜的空气
走了过来
你说
是谁
killing someone
on a foggy morning in sydney
in a hurry he fled
and was seen
again seen
and then seen no more
and finally he went to the beach
and jumped into the cold water

where he disappeared
forever
neither body nor alibi
of the murderer
was found
though it might have been
you say
it was the sea
the black endless sea
that cleanly breathed its fresh air
it came and looked
at him
and said
who was it
谁杀人了

原 诗

你在渔市上
寻找下弦月
我在月光下
经过小河流

你在婚礼上
使用红筷子
我在向阳坡
栽下两行竹

你的夜晚
主人美丽
我的白天
客人笨拙

模 仿 诗

我的小船在湖面上飘着，
带着简陋的饰物——
一行我无法忘却的字句：
“请把我安葬在河边，
茂盛的青草，可以遮住墓穴；
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原 诗

——给姐姐和同代人

那时

我们喜欢坐在窗台上

听那筑路的声音

夏天，没有风

像夜一样温热的柏油

粘住了所有星星

砰砰，砰砰……

我们相信

这是一条没有灰尘的路

也没有肮脏的脚印

我们相信

所有愉快的梦都能通过

走向黎明

我们相信

在这条路上，我们

将和太阳的孩子相认

我们相信

这条路的骄傲

就是我们的一生

我们相信

把所有能够想起的歌曲

都唱给它听……

砰砰，砰砰……

呵，那时，曾经

我们坐在窗台上

听那筑路的声音

模 仿 诗

——致女儿

我们相信

太阳爱红色花

我们也喜欢

夕阳爱 Golden

我们就镇静

风喜欢吹儿

我们也喜欢

朵朵白云飘飞

我们也喜欢

小鸟喜欢自由

我们也喜欢

童车在夜间行驶

哼！多想见她

圆滑的车轮呀

拐弯了

又看见了自己

我们一直在看她

阳光在我们头发里

我们也在看她

阳光落在她身上

她就在我们眼前

原 诗

假如钟声响了
就请用羽毛
把我安葬
我将在冥夜中
编织一对
巨大的翅膀
在我眷恋的祖国上空
继续飞翔

模 仿 诗

假如钟声响了
就请用羽毛
把我安葬
我将在冥夜中
编织一双巨大的手套
用于人间的欢乐
我相信
那时，他们
将把手套
紧紧握住，旋转
让生活像一个圆球
在他们的掌心滚动……

原 诗

那个黄颜色过道始终响着
低低的笑声
褐色的水在底舱流着
在各种管道里响着
褐色变成了水汽
很哑很哑的笑声
很哑很哑越来越重的水汽
门开了是一个人
一个人走不进来
到处涂着油漆
水星星落在脚上
到处涂着温暖绝望的油漆
我喜欢干净的水
我喜欢水的墙壁
我把手贴在墙上
温水在我脚下升起
温水闷死了一声吼叫
银色的圆的责备
我在一个地方赤裸地站着
紧紧收着两翼
锈了的铁把尖端磨光
充满光辉沉重的河水
船在远处一漂一漂
那个笑过的没人的过道

模 仿 诗

我们四人
在夜里航行
我驾驶着船
他们三人在睡觉
我在想你
我想让你梦见海洋
梦见：波浪
梦见：绿色的鱼
梦见：鹦鹉螺
梦见：浅蓝浅蓝的你……

原 诗

之一

老人

坐在大壁炉前

他的额在燃烧

他看着

那些颜色杂乱的烟

被风抽成细丝

轻轻一搓

然后拉断

迅速明亮的炭火

再不需要语言

就这样坐着

不动

也不回想

让时间在身后飘动

那洁净的灰尘

几乎触摸不到

就这样

不去哭

不去打开那扇墨绿的窗子

外边没有男孩

站在健康的黑柏油路上

把脚趾张得开开的

等待奇迹

模仿诗

之二

在玻璃外边

有人说：病了

我转动了一下眼球

说：不，我是老人

在别人的讥笑下

有人说：老了

我睫毛颤动了一下

说：不，我还年轻

我将在心里

把世界看过

原 诗

妹呀

竹子胎中的儿子
木头胎中的儿子
就是你满头秀发的新郎

妹呀

晴天的儿子
雨天的儿子
就是滚遍你身体的新娘

妹呀

吐出香鱼的嘴唇
航海人花园一样的嘴唇
就是咬住你的嘴唇

模 仿 诗

之二

天是蓝的
鸟是白的
雪是洁白的
死亡，多么美丽！
道路是漫长的
路是黑的
魂是金的
去往，多么遥远！

原 诗

我把你的誓言
把爱
刻在蜡烛上
看它怎样
被泪水淹没
被心火烧完
看那最后一念
怎样灭绝
怎样被风吹散

模仿诗

呵，北风，把我的悲哀
载向高山——
剥去树皮的岩石，
陵上埋草，草上缀泪。
陵中无眠，冥火荧荧。
焚烧着——
对生存的追问，
和生活的反思……

原 诗

山影里
现出远古的武士
挽着骏马
路在周围消失
他变成了浮雕
变成了纷纭的故事
今天像恶魔
明天又是天使

模仿诗

山影里
现出远古的武士
斜戴着钢盔
手里握着玉剑
他身披至白的厚袍
外绕七色的彩光
凝神注视着前方
好像在等行人
我猛一回头
却只见烟飘雾散
茫茫大雪……

原 诗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我想生存
想稻谷和蔬菜
想用一间银白的房子
来贮藏阳光
想让窗台
铺满太阳花
和秋天的枫叶
想在一片静默中
注视鸟雀
让我的心也飞上屋檐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我渴望爱
渴望穿过几千里
无关的云朵
去寻找那条小路
渴望在森林和楼窗间
用最轻的吻
使她睫毛上粘满花粉
告别路灯
沿着催眠曲
走向童年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我需要自由
就像一棵草

模 仿 诗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懦弱的我
还很藐视你们——
狂妄的，自私的，
残酷的现实。
哦！不，
尽管说吧！
我自有办法——
让生活的版面，
永远只包含：
欢乐的，向阳的——
色彩；
灰蒙蒙的，
无色无味的——
烟雾。
呵，够了！
烟雾！
这象征着你们——
愚蠢而凶恶的——
一切。
烟雾！
这足以摧毁，
所有希望，
包括繁星似的——
幻想。
烟消云散之后，
只有黑漆漆的，

需要移动身上的石块
就像向日葵
需要自己的王冠
我需要天空
一片被微风冲淡的蓝色
让诗句渐渐散开
像波浪那样
去传递果实
但是，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荒原。
空荡荡的，
荒原。

原 诗

——我们的时代需要速度

圆形的小女孩

迈着圆圆的步子

拉着她的姐姐

姐姐穿着布裙子

花边卷了

是前边，细长的

和高大的姐姐的

遗产

在那些咿呀、尖笑

歌唱、沉静的女儿前面

是强大的母亲

母亲自信地看着世界

那些车辙

那些突然亮起的

西方的天空

那些故意吃惊的鸟

和将要到达的村落

母亲是永恒的

母亲跟随着母亲

她老了

穿着黑背心

和松弛的粗线毛衣

她用松树的枝条

小心地量着土地

没有想起

夕阳里，正在暗淡的爱情

纯银的发缕

模 仿 诗

风大了

队列也变长了

从一队变成二队

变成三队

.....

拐个弯

又是一队

两队

三队

.....

长长的小胡同

终于挤满彗星

在暮云中闪耀
队伍是缓慢的

原 诗

在淡淡的夜海边
散布着黎明的船队
新油漆的尾灯上
巨大的露水在闪光
那些弯曲的锚链
多想被拉得笔直
铁锚想缩到一边
变成猛禽的利爪
摆脱了一卷绳索
少年才展开身体
他眯起细小的眼睛
开始向往天空
由于无限的自由
水鸟们疲倦不堪
它们把美丽的翅膀
像折扇一样收起
准备远行的大鹅
在笼子里发号施令
它们奉劝云朵
一定要坚持午睡
空气始终鲜美
帆樯在深深呼吸
渐渐滑落的影子
遮住了半个甲板
没有谁伸出手去
去拨开那层黄昏
深海像傍晚般沉默
充满了凉凉的暗示

模 仿 诗

在拥挤的线上
船只缓缓滑过
我来到这里
只为打捞遗失的记忆

那藻丝铺成的海床
也闪着华贵的光亮
长久俯卧的海胆
样子十分古怪
在这儿休息的灵魂
总缺少失眠的痛苦
甚至连呼吸的义务
也由潮汐履行
它们都不是少年
不会突然站起
但如果有船队驶过
也会梦见鸟群

137 《山溪》

顾城

相似度 0.005

原 诗

山溪清清入寒冬，
悬冰百尺得玉声。
三春伴月归故里，
紫花落处无人踪。

模 仿 诗

山溪清清入秋水，
浣衣女子戴银盘。
相看但觉长白秀，
不曾相识山狐狸。

原 诗

给我粮食
给我婚礼
给我星辰和马匹
给我歌曲
给我安息！

我的生日
这是位美丽的
折磨人的女俘虏
坐在故乡的打麦场上

在月光下
使村子里的二流子
如痴如醉！

模 仿 诗

没有用铅笔写的信
没有封皮的信封
草纸一样粗糙的信封
上边印着
明亮的火星
和俄罗斯卫星

原 诗

所有人都在看我
所有火焰的手指
我避开阳光，在侧柏中行走
不去看女性的夏天
红草地中绿色的砖块
大榕树一样毛森森的男人
我去食堂吃饭
木筷在那里轻轻敲着
对角形的花园
走过的孩子都含有黄金

模 仿 诗

行人
加快了步子
古稀之年
又来了一张笑脸
我
转过头
把目光集中到前方
玻璃中的云朵
正在飘动

原 诗

在你的门前
我堆起一个雪人
代表笨拙的我
把你久等
你拿出一颗棒棒糖
一颗甜甜的心
埋进雪里
说这样就会高兴
雪人没有笑
一直没作声
直到春天的骄阳
把它融化干净
人在哪呢
心在哪呢
小小的泪潭边
只有蜜蜂

模 仿 诗

街边，一个巨大的雪人正在 melting
我走来，十分小心
生怕碰破了脑袋
又问： 有糖吗？
里面有果粒
哦，真甜
雪人笑了， melted进一步

原 诗

相传：花雕是新婚之日埋在地下，到花甲之年
才开启的绍兴美酒。

我的颅穹完满而光滑

贮藏着火和泉水

贮藏着琥珀色的思念

诗的汁液，梦的沉香

朦朦胧胧的乞求和祝愿

这记忆来自粘满稻种

粗瓷般反光的秧田

来自土窖，紫云英的呼吸

无名草的肤色

帆影和散落在泥土中的历史

在一个红烛摇动的时刻

我被掩埋，不是为了

追悼，而是为了诞生

这是季风带来的习俗

也是爱人间的秘密

我听见落叶，犁掘，夯声

听见蝉和蛹的蜕变

听见蚯蚓和鼯鼠的抚问

（它们把我设想成为

一枚古海岸上巨大的圆贝）

然而，我的创造者呢？

那排门和腰门的开启

柴的破碎，孩子的铃铎

渐渐加重的步音，回忆

我都无法听见

渴求，在渴求中成熟

模仿诗

尘封了三百年的梦，

今宵竟被惊醒。

我不是野草，

根须不能伸展；

我不是青藤，

攀援不会乏力。

我是一个陶瓮，

一个花雕！

我沉默，

只因骨子里渗透着中国的文化；

我缄默，

又岂是拘泥不开？

打开罢，打开夜雨之后的天幕——

金陵钟碎了，

铁锁长舒；

兰台零落在，

银汉无声。

葫芦尚能摇玉，

砂盆早散微尘。

任百草乱生于颈背，

任万虫鸣叫于心肾……

我是越人，

我是越地所孕的巨人！

我要起而歌，

要起而舞！

我要唱《大风》：

木叶萧萧秋风下，

吹我中洲；

像地下的根块
——被阳光遗忘，缺少喜色的果实
在无法流露的密封之中
最醇的爱已经酿透
我幻想着昏眩的时刻
白发和咿呀的欢笑
我将倾尽我的一切呼唤
在暂短的沉寂里
融化星夜和蓝空

纵有万双飞鸟之羽，
不能羽扇轻舞。
我要唱《大泽》：
泽中有龙，鳞介

原 诗

城市正在掘土
正在掘郊区黏湿的泥土
它需要
一队队新鲜的建筑
一队队像恐龙一样愚钝的建筑
向前看着
背上菱形的甲板
被照得很亮
城市向前看着
鸟在月亮里飞
灰色的鸟飞过月亮
那些树没有树皮
很干净
现出新婚时淡淡的光辉
那些古树
那些被太阳疯狂揉过的绿草
那些前额始终低狭的板房
蹲在那儿
始终不太高兴
不想管身后的事情
在钢铁肥厚的手掌下
在龙虾不断拨动的水沫中
是最后的花了
是最后的花了
最后的春天
紫色还那么胆小
金黄色还那么忧郁
我在想第一次亲吻

模 仿 诗

你的手
伸向远方
好像天空的风筝
缠绕住了线绳
我不能使它飞舞
不能让希望上升
只能捕捉鸟儿的碎片
和记忆的花朵

原 诗

史载：匈奴为汉军所破，西迁入欧，复大败西哥特、罗马，迫其纳贡。

胡尘一入哥特西，
罗马万金拜单于。
须知全欧皇太岁，
却是汉关夜遁骑。

模 仿 诗

史载：曹操曾用许攸之计，偷袭袁绍的乌巢
焚烧了大量粮食和草料
袁绍手下大将淳于琼
及其家眷共百余骑
也被困在营中
曹操亲征乌巢，军士们
又累又渴
就在地道里休息
忽然看见淳于琼
和他的家属
正在露天平台上烧烤鹿肉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军士们立刻站起来
拿起干草
冲向乌巢
果然，不费吹灰之力
就烧死了所有人
火烧乌巢
只因是烤肉吃腻了

原 诗

站在那里折梅花
山坡上的梅花
寂静的太平洋上一封信
寂静的太平洋上一人站在那里折梅花

乞梅人在天上
天堂大雪纷纷 一人踏雪无痕
天堂和寂静的天山一样
大雪纷纷
站在那里折梅
亚洲，上帝的伞
上帝的斗篷，太平洋
太平洋上海水茫茫
上帝带给我一封信
是她写给我的信
我坐在茫茫太平洋上折梅，写信

模 仿 诗

我从山中来
带着雪白的梅花
我要给谁
给那 Burning man
红得像火的大个子少年
也点燃过自己
也把双手烧热
揉入一阵阵烟幕
然后，静静观赏
永恒的巨大玩笑

原 诗

树胶般
缓缓流下的泪
粘和了心的碎片
使我们相恋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欢

模 仿 诗

树胶般
缓缓流下的泪水
粘和了心碎片片
使我们不再分离
虽然
月牙形的江岸
依然曲折
虽然
并列生长的树皮
还未紧密
裂纹那样
柔弱的美态
却已融化在永恒的温水中

原 诗

小巷
又弯又长
没有门
没有窗
你拿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模 仿 诗

小巷
又弯又长
没有门
没有窗
你拿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原 诗

你用大锄，
我用小镰，
河滩上的草，
总是那么短。
兔娃娃，
急得挖地洞；
猪爷爷，
馋得撞木栏，
草就那么短。
晒不干，
锅台光冒烟；
铺不厚，
母鸡不孵蛋，
草就那么短。
你拿大筐，
我拿小篮，
河滩上的草，
永远那么短！

模 仿 诗

大麦不长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在山上生长；
狗子不要妈妈草，
要吃了草叶和嫩茎。
山上狗尾苍天立，
山上牛羊吃大麦；
山下姐姐割狗尾，
要在人间住一辈子。

原 诗

两块高大的石壁
在倾斜中步步进逼
是多么灼热的仇恨
烧弯了铁黑的躯体
树根的韧带紧紧绷住
岩石的肌肉高高耸起
可怕的角力就要爆发
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
这一滴却在压缩中突然凝结
时间变成了固体
于是这古老的仇恨便得以保存
引起了我今天的一点惊异

模 仿 诗

两块高大的石壁
在倾斜中步步进逼
水在瞬间汇聚成海
强大的力量是美

原 诗

屈原

汝为屈之源，
恨使四海咸，
悲心恸潮浪，
浩荡满人间。

李白

才高凌天庭，
狂歌万世行，
自嫌天地小，
却道山海空。

杜甫

奔走山川寂，
漂流江河空，
笔下铺金玉，
无以换冷羹。

柳宗元

柳州柳千尺，
愁君愁万丈，
宏愿竟如絮，
茫茫散大荒。

李贺

不喜人间语，
常作神鬼言，
奇才厌俗命，
小舟渡黄泉。

白居易

文比西湖水，
情胜钱塘潮，

模 仿 诗

屈原

汝为屈之先，
怨而作离骚。
抨击乃帝虐，
忠贞竟自焚。

李白

狂歌大笑破愁颜，
笑入胡沙何处寻？

杜甫

少陵无聚会，
寂寞日西倾。

柳宗元

柳州柳如山，
憔悴客长安。

刘禹锡

二十三年为囚徒，
到死不变刚节心。

皮金顺

苦调长恨古今同，
青山不语飞鸟嚶。

陆游

夜阑卧听风吹雨，
红旗催骑渡南溪。

文天祥

零丁洋里叹孤星，
人生自古谁无死？

秋瑾

未洗凌霄殿，
却育万顷苗。

苏轼

炎凉变月影，
兴亡催潮升，
吹渡八万里，
总是大江风。

李清照

词若清泉洒，
命如黄花消，
尘世葬千回，
诗魂总轻飘。

陆游

放翁气生虹，
报国恨无门，
排律列战阵，
字字金鼓鸣。

辛弃疾

稼轩生东海，
纵马走江淮，
不当臣金陵，
空负回天才。

绝命屋中屋，
血花飞缤纷。

150

《吟烛》

顾城

相似度 0.000

原 诗

小院空庭散微光，
一秉红烛泪千行。
燃尽素心难见晓，
惟余烟魂向东方。

模 仿 诗

小院空庭散微光，
一剪银烛泪千行。
芳草长夜恨不极，
惟有霜叶知心香。